

向马汉致敬

(1939 - 2012)

雅波整理



编汇：王昌波弘德工作室

WONG AH LOH

4, TINGKAT SATU,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W. MALAYSIA.

印制：19. 05. 2013

(限量本)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10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⑩

向马汉致敬

(1939 - 2012)



雅波整理



编汇：王昌波弘德工作室

WONG AH LOH

4, TINGKAT SATU,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W. MALAYSIA.

日期：19.05.2013 (限量本)



南洋商报 副刊 《商余》

编辑：刘维英



这是暖霞为马汉老师做的组合图。在暖霞的镜头下，我们看见了马汉老师平日的风趣样。

目录

● 雅波 编

- | | |
|----------------------|-------------|
| 1. 老兄，心愿未了，奈若何？（碧澄） | P.6 |
| 2. 马汉——马华文坛的良师典范（叶啸） | P.7 |
| 3. 另一个生命的开始（戴小华） | P.8 |
| 4. 白纸上的富足痕迹（傅承得） | P.9 |
| 5. 真汉子骑千里马（马仑） | P.10 - P.12 |
| 6. 万般不舍马汉老师（灵子） | P.13 - P.14 |
| 7. 文学灯依旧闪亮（章钦） | P.15 |
| 8. 再也无法寄给您的回信（蔡欣） | P.16 - P.17 |
| 9. 悼马汉（暖薇） | P.18 - P.19 |
| 10. 不老的童心（舒颖） | P.20 - P.21 |
| 11. 无情风雨有情人（艾斯） | P.22 - P.24 |
| 12. 马汉提携我（草风） | P.25 - P.26 |
| 13. 那年那月那日（白杨） | P.27 - P.28 |
| 14. 生命离合不息（李忆君） | P.29 - P.30 |
| 15. 方老师，我走了！（方梦） | P.31 - P.32 |
| 16. 马华文坛的好汉（陈美枫） | P.33 - P.35 |
| 17. 马汉真汉子（高秀） | P.36 - P.37 |
| 18. 心中永远的导师（张雅掀） | P.38 |
| 19. 马华文坛的千里马（看看） | P.39 |

20.常恨识君迟（蔡家茂）	P.40 - P.41
21.对马汉的歉疚（莫河）	P.42
22.赴一场“最后剧目”（舒颖）	P.43 - P.45
23.彩绘青春拥抱生命（柏一）	P.46 - P.48
24.相见欢（徐持庆）	P.49 - P.50
25.如此温馨的欢聚（马仑）	P.51 - P.52
26.山芭仔大闹麻坡（温祥英）	P.53 - P.54
27.你是那一味中药（雅波）	P.55 - P.56
28.中学生征文比赛（马汉）	P.57 - P.58
29.书展（马汉）	P.59 - P.60
30.文艺青年（马汉）	P.61 - P.62
31.再谈杂文家和著作（马汉）	P.63 - P.64
32.杂志社主办的征文比赛（马汉）	P.65 - P.66
33.顾光兴与小型报（马汉）	P.67 - P.68
34.扯断红绳的苦果（雅波）	P.69 - P.70
35.再提马汉（雅波）	P.71 - P.72
36.马汉寄给雅波的亲笔信函	P.73 - P.76
37.2008年度文人马汉特辑	P.77 - P.94
38.马汉往生后新闻花絮	P.95 - P.119
39.后记（雅波）	P.120

中國報
CHINA PRESS

◆2012年6月23日 ◆星期六

懷念馬漢特輯



●2013年1月1日 ●星期二

2012年，我們失去了他：

★我国儿童文学家
孙卫著（马汉）
生于1940年
卒于2012年6月19日



老兄，心願未了奈若何？

19日晚上10时多，接到马仑的电话，告知马汉刚去世的消息。老实说，这不能把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因为我知道他近几年来身体健康不那么好，还动过几次大手术。无论如何，他的离去，使我思绪复杂，心情久久未能平复。

马华文艺界的朋友当中，凡是认识马汉的，都认为马汉是个正人君子，是条好汉，是位好好先生。我与马汉属于君子之交，平日有事只靠两封信联络，偶尔会通个电话问好，或求证某些有关文友或文学作品的事儿。在吉隆坡开会或在某打字公司会面，通常他都是来去匆匆。不过，一旦坐在一起，谈话间，彼此都觉得很开心，他不会让人觉得他身上有什么虚伪的成分，既不言不由衷，亦不虚与委蛇。搭建造作就更不必说了。

路经新山，到他的教育中心去探访，他定然以礼相迎，总要找个稍静的地方边吃边叙，令人觉得他的热情好客始终如一。谁说文人相轻，谁说教师见面尽是酒话满杯？写作与语文（尤其是华文作文）教学往往是我们谈话的主要课题。

我和马汉说话投机，可能是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俩都在教育界服务过数十载，也在写作方面苦撑过一段漫长的岁月。由于“学术资格”的关系，他在华小获得的待遇丰厚。然而，这并没减低他对教学的兴趣。他与许多学生打成一片。在外，他专替小学生补习作文一科。在他悉心指导下，不但新山一带，便是来自长堤对岸的草草学子，都获益匪浅。因而“马汉老师”的美称闻名遐迩。

5岁便已投稿

在写作方面，他5岁便已开始投稿。不到20岁便有单行本在香港出版，过后还有再版的机会。小说集《美好的时刻》，获得出版人垂青，一时信为佳话。后来，他不断创作，除了新诗与戏剧，几乎各种文体都涉及；他的人生经验丰富，如能在短篇小说专一，很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他从短篇小说逐渐转向儿童文学，编写学生参考书，以及漫谈马华文坛掌故、忆旧，并从事儿童刊物的编辑工作，主要是社会因素（或需要）所造成。我深愿这种“转变”所包含的难与他人道的辛酸。

如今，他留下一二百种各类作品，也获颁多项文学奖。我很了解，他仍有些未了的心愿。从80年代他成立“今天出版社”，我便体会到马汉有意与志同道合的作者，在马华文坛上闯出一片艳阳天，作出一番贡献。中途转向，更加上后来健康欠佳，他知道时不我与的实况，分秒必争地把一些未结案的旧作整理出版。

《文林旧忆》、《马汉儿童文学未了情》、《今有故言》、《风雨人生路》、《文林旧忆（二集）》、《温馨吾家》等，他都很费神且不惜工本去处理，让人耳目一新。

实际上，这都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人生有太多未如人意的，一是现实环境的束缚，一是生命的有限。受到这些无情的约束，我们似乎奈何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碧澄

23 JUN 2012

馬漢——馬華文壇的良師典範

23 JUN 2012

马华文坛的前辈作家当中，有多位都是从教育工作，终身竭力推动文化，培育莘莘学子的良师，马汉即是其中一位典范。

马汉老师桃李满天下，如今贵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拿督何国忠博士，以及嘉阳出版集团的董事经理许育华，也都是他的学生。2008年，他们两位联络我说，希望作协能主办一项以马汉命名的儿童文学奖，奖金由嘉阳和马汉老师的松柏教育制作公司赞助。我们当然是一拍即合，于是，奖金2万令吉的《马汉儿童文学奖》隆重诞生。第一届的得主由许友彬和爱麗共享。

《马汉儿童文学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推动，产生了极大的催化作用，这几年来，儿童文学更广受重视和欢迎。

马汉老师曾于2008年荣获马华文坛分量最重的“马华文学奖”，可说实至名归。作为马华文学奖的协办单位，作协决定替所有的马华文学奖得主各出版一部自选集。这计划在去年获得台湾秀威出版社配合，已付诸实现。由于马汉老师的创作丰硕，已出版的儿童文学著作有四十多部，短篇小说有百多篇，杂文亦有五百多篇。所以，马汉老师开始亦犹豫不决，不晓得应自选收纳哪一类文体。最后，他决定收录被人忽略的杂文。

年轻时便爱上写作

马汉老师曾以甚多不同笔名发表杂文，其中以“葛理”为名，在《南洋商报》商余版的专栏曾风靡一时，拥有万千读者，年轻一辈的读者可能对此一无所知。这部由作协和秀威联合出版，题名《笑弹人间》的自选集，已付梓印刷。可惜就只差那么一点时空，马汉老师无缘亲眼看到他的最新著作。作协秘书长兼选集主编潘碧华博士说，她将自行打印装订成书，携带到道禅会灵堂，让马汉老师一睹。

马汉老师在《笑弹人间》自序里写道：“我从年轻时代便爱上写作，很小的时候便立志长大后成为一位作家。并且立愿为孩子们写书，为他们提供精神粮食。”写作虽然不是什么平功伟业，可是年纪轻轻的马汉，却立愿成为作家，果然，凭着个人的坚持与毅力，造就了今天的卓越成就。不但如此，他也造成了女儿孙彦庄博

士同样成为作家，现执教于马六甲，另两位孩子彦彬和彦彤则继承松柏教育剧作公司的事业。说来，马汉老师一生是无憾无求了。

他也荣获文坛上所有的至高荣誉，除了“马华文学奖”，2010年也获得了“亚细安文学奖”；今年，他已被通知领取亚华（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颁发的“亚华终身成就奖”。虽然等不及领奖那一天（原订8月分在吉隆坡举行），但无损马汉老师为马华文坛良师典范的光辉。

马汉老师，您就一路走好！

※叶晴

23 JUN 2012

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6月20日半夜收到马华儿童文学专家马汉过世的讯息，心为之一沉。上个月才在报上看到他悼念著名时评家顾兴光的文章，没想到，时隔一个多月，却是我们在怀念他了！

我和马汉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只是偶尔在作协开会和参与一些文学活动时才会碰面。印象中，每次见到他总是面带笑容，一副儒雅敦厚的长者风范。

记得初为人母时，孩子每晚就寝前总想听故事，马汉写的儿童文学也就成了我最好的范本之一。其中他写的一篇《鍾老师与魔鬼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那是一本很有趣而发人深省的小说。此书提及了儿童素质教育的问题。故事是从鍾老师接过了别人都管不了的“魔鬼班”开始。整个过程中，鍾老师以智慧及爱心感动了这一群被称为像“魔鬼”一样的顽劣学生，使他们个个变成了“天使”。

马汉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创作出许多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他热爱儿童文学，想必也与他在中小学执

教31年有关。他虽在51岁提早退休，专职从事写作、编辑与出版工作，但也大多与儿童文学有关。可以说，他大半生都在用他的真诚，呼唤人们理解、关爱问题儿童。

马汉的文章不仅教育了许多孩子，也为自己培育出4位优秀的子女。才貌双全的孙彦庄就说过，自己会走向文学及学术的道路，只因为“爸爸说”。

记得我初次见到彦庄，是在1993年的一个文学会议上。她似乎有些害羞，静静地坐在会场远远一角。聆听著台上作家的发言，但我还是注意到她，并被她的美丽和专注的神情吸引住了！后向文友打听才知道，这位气质优雅的女子，正在马来亚大学修读文学硕士，是马汉的女儿。我这才知道马汉的原名叫孙述藩。

现在他虽离开我们走了，但他所写的文章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犹如死亡对马汉而言，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戴小华

23 JUN 2012

白紙上的富足痕跡

马汉先生是我敬佩的文坛前辈。他淡泊一生，辛勤养家；孜孜一生，耕耘文字，造就孩子，造就了无数学生，也丰富了马华文学的风景线。

他偶尔来隆，我们在文学场合相遇，他总是笑脸迎人。近年有病在身，他春风化雨如故。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出席2010年12月第11届马华文学奖项典礼。也得过这奖项的他，笑说：“傅先生，你还那么年轻……”

他女儿孙彦庄博士就读马大时，与我在《南洋商报》撰写同题专栏。我因而知道彦庄在家学渊博，父亲活跃文坛，兄弟也喜爱创作。后来，我也注意到马汉先生从事出版，除了笔耕，我们多一同行。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每次出书，都不厌烦劳遍寄一册。书名页上慎重题字落款，信封内偶会附上谦虚的短笺。近年送的书包括：《光辉灿烂的日子》、《周美薇，走出阴霾》、《马汉儿童文学不了情》、《文林杂忆（二集）》、《今有戏言》及《温馨晋家》等。

马汉先生早慧，十一、二岁开始发表作品，60年坚持不懈。少儿文学是

他的创作主力，有中短篇小说、华巫民间故事、童话和游记。2007年，嘉阳出版《马汉少儿文学全集》12册，是他的代表作。我买了一套放在家里，让孩子翻阅。

我是晚辈，马汉先生频频送书的动作，让我感动。这里头有嘉奖和提携后进的心意，也有谨恭敦厚的身姿。

我想，这正是马汉先生的为人：认真做人；想为文学文化尽力；常在面前或背后，为年轻一代鼓掌，必要时默默送出助力。他是内向之人，做的，肯定远比说的多得多。

彦庄有篇回想当年的文章，说她的文学成果，仿佛是父亲“握著我的手，教我握笔、执笔、落笔、运笔写轮廓，一个字一个字，在白纸上留痕迹……”斯人已逝，尔今重读，犹见爱怜的背影。

马汉先生曾说：亲子同爱文学，也从事创作，是“另类天伦之乐”。这句话，我相信他是笑著说的；说时，心中必也有著香火承传的重担。

有美满的家庭、有丰硕的文学成果、有心灵相通又相互扶持的儿女。

马汉先生的一生，是富足的。

※傅承得



编辑：刘福英

< 商余 >

悼念马汉 马仑

真汉子骑千里马

跟众多文友一样，手机上传来了“马汉安详地走了”的不幸讯息，我也陷入哀悼中。

自从真正离开教育岗位而退休之后，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幸福者，盖因现居的梁南区，有多位志同道合的文友，而他们都一直在关怀与支持我，我感恩与祝福他们！

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七位知己都住在新山范围内，彼此易于约晤欢叙；特别是有远方的文友莅临时刻，大家聚集一堂，那份温馨感受真是人生一乐也！

人脉奇佳

而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非居住在毗邻新山市中心的马汉兄莫属，他热忱待友、交游广阔、慷慨豪爽、人脉奇佳，于是，由他担任院长的松柏教育中心（成立于1998年），是众友约会取暖的最佳场所。他总是热情地争做东道主。几近14年以来，给许许多多写作界朋友留下无数的慰美记忆。最叫少儿或年轻人感恩的，该是不计其数的马汉的辅导作文书籍及文学著作，加上马汉老师的亲自教导，把他们带上了爱好文学和写作的道路上，成为马华文坛的接班人——真是功德无量呵！好人必有福报的，年老者都相信这回事。

写作速度快

一般人都爱称马汉先生为“儿童文学家”，在我的评估中，他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他是“马华文学家”，几乎擅长各种文体——他出版过15种以上的文学创作，包括中、长篇及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游记、杂文集、文史评论集、文林掌故等；30多

本儿童文学、100种以上的儿童读物，和超过40本的参考书及作文辅导读物。他的多产与丰收，谁不惊讶和佩服啊！——他写作速度之快，是许多作家难望其项背的。

也因此，马汉于2008年荣获第18届马华文学奖、2010年荣获第8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2011年获得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所颁发的“文学终身成就奖”。在马华作家群中，短短三、四年间获得三个大奖。马汉兄是空前第一人！足见他声名远播海内外，辉煌成就受到肯定，屡获奖誉乃实至名归的事，亦为本土文坛增光不少。

20日午后约3时，拈香向至友马汉祭拜后，我与高秀、郑易（陈雅）、艾芸等兄与马汉兄的哲嗣廖哲语丧事及慰问。咱们4位跟马汉兄交往少说也有53载；我有幸应邀在其著作中，先后三度于末序中，包括他的游记集、文林杂忆（二）及少儿小说集里头，给予高度评价。今年4月12日，马汉签赠的新书《风雨人生路（增订本）》，更是一部佳作，值得推荐，可惜现时已无法在他面前加以褒扬了。我已读过一小部分连载的他与次男廖彬合著的《情牵潮州》，虽尚未正式出版，也必然是部极受欢迎的好书！

自己写好讣告

许多人都爱讲自己看淡了生死问题，然而面临谢幕表现得最豁达与潇洒的实践者，该是年方16岁就被肯定的小说家——马汉兄。在他的《风雨人生路》上，给自己安排最完整与脱俗的“最后剧目”——不仅为自己写好讣告、选好灵堂相片，还交代在遗体停柩处设生前著作展览处……他的巧思妙想，也堪称一绝呀！

26 JUN 2012

呵，马汉兄在6月19日晚上9时10分为生命划下完美句号，仅隔数小时的翌晨（20日），全国至少3家大报都在要闻版上刊载“儿童文学家马汉病逝”的讯息。这也是马新文艺界首见的“快讯”——在这方面，真汉子马汉兄又是空前第一人！

北马杂文家看看兄，曾为文赞誉马汉为马华文坛的“千里马”。如今，真汉子已骑千里马离去，请一路上走好！不论在西方极乐净土，或者在天堂，必能再缔造新记录吧！



马仑与马汉交往已有53载，份属知心友。

26 JUN 2012

万般不舍

马汉老师

一接到您昏迷的消息，我想到那一天您开门接待我们时，径直摇头，心中一事！再听到您那句“不好，不好”我的心就一轻地往下沉了；您是心中有数啊……马汉老师！

在这个时候，千言万语，欲说无从……

要说什么好呢？就从乡音说起吧。我们都是潮籍老乡，碰面时偶尔来几句潮州谚语，亲切感油然而生。您是我的老学长，可惜我生而晚矣，不能与您在母校结下文字之缘。

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来，知道了许多有关您的善心善行，您提携后进，体恤新人；您从来都不吝于给文学新手多加提点，多加照顾，让他们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有信心。

1999年我有幸获得《德麟文丛》赞助出版散文集，您是当时的责任编辑，您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一直铭记于心，不敢忘却！

讲古论今幽默风趣

您我都是好吃之人，我与文友结伴同行，到了您那儿总少不了咖啡糕点，外加一顿午餐；如果留宿，还会多来一顿丰盛的晚餐！您总是坚拒让我们付款，您总是掏着口袋，一迭声地说：我有！我有！您记忆力特强，文坛轶事，如数家珍；讲古论今，幽默风趣，与您对话，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收获！我打开档案，在相册中找到我们一帮人与您的合照，那么多那么多的合照啊……而今而后，这些都成了捧在手中记在心里的影中人。我们无法再牵看您的手，和您一起去

喝咖啡，吃点心了……

马汉老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伏案书写，为马华文坛留下许多珍贵的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的创作。写作伴随着他的一生，这种精神和毅力，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前几天听到您不醒的消息，原本约了文友要去看您；多么希望您能够醒来，看看我们这些熟悉的脸孔，和我们说说话，就像往常的日子那样……

可是，您终究决定放下一切，放下心中的牵挂，放下尘俗的困扰，您向着天国之路，那里还有您的挚爱。

人生的戏演完了，是谢幕的时候了。我们心中虽然还有万般不舍，我们还是要强忍泪水……马汉老师，您一路好走……我们永远想念您……

马汉老师，我们永远想念您。



2012年6月22日(星期五)

编辑：刘国英

悼念马汉

章钦

长辞了。
马汉老师故不过病魔，与世



(廖维伟摄)

文学灯依旧闪亮

在 2012年6月18日 接到舒颖文友转来短信：“马汉老师走了！”

当时一阵愕然，心头涌起哀伤，低首默哀。

我与马汉老师很少见面，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到吉隆坡参加文学活动，见过几次面，都是聊些文学事。

每年都寄来赞助费

自从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了《清流》文学杂志，他就开始订阅，后来也成为常年赞助人。每年都会寄来一两百元的赞助费，我们出版了21年，从来没间断过。由此可见，他对文学的热爱，数十年如一日，令人竖然起敬。

今年他寄送来好几本书，有《温馨吾家》、《今有戏言》、《儿童文学50年情》《文林杂记》、《马汉儿童文学未了情》，最后寄送一本是：《风雨文学路》。

今年3月30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摘录如下：“对于上网，我还在学习中，由于儿子十分忙碌，每天只能教我学习一点点，我尚未有能力通过电脑与大家交流。

我本身由于年纪大了，健康很差，目前还能读书与写作。有暇之时，上网或与文友通电交流。我每年都有新书出版，希望则本年6月底之前，将未出版之著作一一出齐，先寄奉三本，其余的由会陆续寄奉，请多多赐教！此祝安康！”

老友马汉谨启

心头压着一块石

再次读着马汉老师的信，心头像压着一块石，是那么的沉重。我都还没有好好把他的书读完，给他说上几句话，他就闭上眼睛离开人间了。他的出书不知一一出齐没有，如果没有，希望他的儿孙廖彬，继续把它出完，了结马汉老师的心愿，为马华文坛留下美丽的句号。今后我无法再上网见到他，电话书信也无法再作交流了，但我们的文学情，文艺心，仍然息息相连；文学灯依旧闪亮，照耀马华文坛。

悼念马汉

慕欣 22 JUN 2012

再也无法寄给您的回信

6月14日接到马汉兄第二封来信，想不到6月19日却从冰谷兄传来马汉不幸病逝的死讯！

那封给您写了而未投寄的回信，从此，再也无法寄给您了。其实，我在6月18日已听候城文友琦琦说，您正在昏迷中就医。

我只好隔着五百多公里以外的北方，把来不及回给您的信，遥对南方把它烧给您，也算是隔空对您尽一份追悼的心意。

上个月，我在林怀龙那里翻阅您送他的赠书，我跟他谈起，30多年前出席作协的改选大会认识了您，到今天就没有再见到了。

当时，您总在茶点休息时段，忙着替文友们拍照；30多年以后，我竟然在怀龙兄的书架上翻阅了您所出版《马华作家群像》一书中看到和您的合照，我没有这帧珍贵的照片，只好把书页面的照片拍了下来。

收到你的手写信

肯定是怀龙把我那天握着您的近著：《风雨人生路》和另一本《文林杂忆》，爱不释手的情况告诉了您，两周后，我便收到了您从南马寄来的赠书，而且还附一封手写的信。

读着您的信，感觉到一位文坛老将那股好客之情，澎湃在手写的信纸上。我也想手写回报您的手写来信，但，真的是很久没有手写习惯了，搁在书柜里的稿纸也泛黄了。只好用中文系统把信打好，信末签个名，想想又好像有失诚意，便把我收到您的赠书后写在日记上的感觉文字，整页复印后寄给了您。

您说近来身体多病，难以出远门，只好依靠文友的来信聊解，也算是病中的精神寄托。真想不到两周前，您给我寄来三张稿纸的长信，竟然变成了最后一封信。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听到您的不告永诀，慨然失去晚年一位我所敬爱 and 敬佩的马华作家，您早年的奋斗，50多年不停的创作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您对文友的热忱和亲切，不厌其烦的前文友写信，而使我触摸到作家的灵魂和真诚的另一面，所以，惊闻噩耗，不禁对刚开始的相交和际遇，就这么快结束了，莫名的悲怆堵塞心头。

安息吧，马汉兄，您给马华文坛留下的著作等身，已得到一定的肯定。

22 JUN 2012

悼念马汉

暖薇

悼马汉

听到马汉老师去世的消息后，心中感到凄然，昨天我们去新山还想去看他，可是他在深切病房，我们只好祝福他早日苏醒，没想到晚上接到消息说他已离开了……

我们最后见到他是今年三月，那时北马的陈政欣、叶蕾、中马的李忆君、姚英、灵子、马仑、高秀等，全聚在柏松教育中心，好热闹的场面，他很高兴，那么多老朋友探望他，我还记得当时他对陈政欣的ipad很有兴趣，不断研究他的电脑，果然不久他也开始学电脑，还开了画子书，这前后还不到三个月的事！



暖薇与马汉摄于新山柏松教育中心。

整天关在家里写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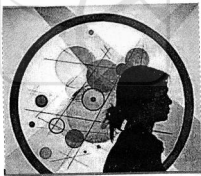
马汉老师是个风趣好谈的人，虽已过70岁，但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好久以前发生的事，他还历历在目，我们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他常常讲他的感情事，他年轻时的潦倒，如何从困苦中站起来。他常说他主内，太太主外，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个吃软饭的人，因为他整天关在家里写稿。他不会驾车，他的太太是他永远的司机。他从小就写作，写了几十年，到今天还在默默耕耘，他的不屈不挠的创作精神令人佩服，他对儿童文学和马华文学的贡献是不容质疑的。

我在中学时代已认识马汉老师，应该有40年了。我们书信来往了很多年，他鼓励我写作，我在中学时受了他的影响勤于创作，可惜婚后，基于环境与种种因素，我放弃了写作而从事蛋糕工作，这一停就停了将近30年，最近他一直叫我写，还叫我把过去的文章整理出书。可惜我已没年轻时的那股热忱了，这一点让我愧疚万分。

每年向他拜年

1982年，我先生被调去新山执教，那时我常带我一岁大的大女儿去马汉家作客，马汉的太太也是个热情的人，马汉家有好多好多书，多到没地方放，从客厅放到厕所都有书，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1990年，我们从英国返马，先生又调回香株巴辖，我们才又联络上了。很多年的新年，我们一家都去他家拜年，他太太喜欢吃我做的饼干，所以每年我都会带几罐给他，可惜他太太也已早逝，令人唏嘘不已。自他去年病后，动了几次手术，身体健康不如前了，三个月前我们看他时，他刚好跌倒不久，看他气色不是很好，也不知是不是有预感，他对我们说得空要多去看他，怕明年见不到他了，我知道他还有未完成的遗愿，没想到他却走得这样匆促……马汉老师，安息吧！你的子女都已成材，你该没牵挂了。

23 JUN 2012



不老的 童心

每次见到马汉老师，话匣子一开，犹如开启了记忆的钥匙，所有前尘往事的画面，好像光碟放映机般，清晰自如地发送、呈现在我们眼前。马汉老师的记忆力之强让我怀疑，也许他不会把往事尘封，还是他的脑部，就有一个开关，钥匙一扭开，所有的影像就会排山倒海而来。马汉老师叙述往事，并不是平铺直叙，还会加插生动的形容词，令听者仿佛经历这些旧事，也随着故事情节，发出会心的笑声或唏嘘感叹。马汉老师就像一本记载往事的活字典，随口问一问，随手翻一翻，就可以得到宝贵的资料。

惊见老师步履维艰

去年年杪，与冰谷伉俪一同探访马汉老师，当时老师刚刚动过手术，可是见他谈笑风生，丹田十足，幽默风趣依然，我们都为他感到开心。老师言谈如旧，说起陈年往事，仍然一点都不含糊，直到他疲态渐露，我们才依依道别。

无数次的电话联系中，老师挂线之前，都不忘叮咛：“有空就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我答应了一次又一次，却拖至今年四月，才实现诺言，在徐持庆伉俪及植英的陪同下，再次造访老师，仅仅相隔数月，却惊见老师步履维艰，需要

旁人搀扶；老师不慎摔伤及要害，仍未复原，影响了行动，思维的敏捷，却一如以往；听老师说故事，意犹未尽，可是，为了老师的健康，我们不得不离去，临行前，我低声嘱咐老师：“马汉老师，您好好休养，下次，我还要听您说故事。”老师爽快应允。

提携写作人不遗余力

二十多年前，虽然已经在数次的文学活动中，与马汉老师正面接触过，却不熟悉，就像对所有的前辈作家抱持敬畏之情。我并不敢主动与他交流。可是，当马汉老师从别人口中获悉我正为一篇四万字的儿童小说苦恼、发愁无发表之园地时，又不容辞承担重任，一定会想法子为我的心血找个面世的机会。

马汉老师并不是轻许诺言，随意敷衍，反而还一直联络我：“放心，我一直都把你的事放在心上。”我反觉内疚，为了我的拙作，让马汉老师劳心了。结果，马汉老师真的履行了诺言，将我的两篇中篇儿童小说结集，列入他为彩虹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系列儿童文学作品之中。后来，从其他文友口中获知，马汉老师在提携后辈的写作人方面，毫无私心，不遗余力，让人敬佩。

两年前，在马汉老师不断地鼓励下，我终于将九篇儿童小说结集，出版了《月亮月亮出来了》。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及提供意见，我始终不敢提起勇气，面对出版的难题。这本儿童小说的面世，就与第一本的《我已经长大了》一样，马汉老师是背后的推手，是我毕生难忘的恩师。

大大的肚腹，象征着马汉老师有容人的海量，那颗对儿童文学热忱的心，幽默的谈话，爽朗的笑声，犹如不老的童心；毕生奉献儿童文学，童心未泯的马汉老师，这一回，却与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真的了，再也不说故事了。

23 JUN 2012

悼念马汉

艾斯

无情风雨 有情人

——月间欢聚共享早点，耳际荡漾着您的侃侃
——言谈：对儿童文学的展望，对获奖受肯定的
欢愉，对佳生老伴的缅怀，对子孙孝顺的欣慰，
对我们后辈的激励，然后自嘲：我想不会活
很久了！那时不以为意，怎料却一语成谶！

6月19日，南马文艺研究会理事出席彩虹出版社的童诗创作成绩发布会，在座的有沈钧积理事经理、年红会长、梁志庆、马仑、高秀、舒顺、灵子、筱薇。我等早已计划过后去探望您，奈何获讯老师昏迷未醒不允外人入访，惟有悻然折返。当晚顿有老师在网上说告：校长，马汉老师走了，想哭。他的著作曾伴我成长……文友也频传噩耗，顿然凄楚：今早错过面晤机缘，竟成永远的遗憾！

麻坡文气鼎盛

70年代初就认识马汉，那时麻坡文气鼎盛文人常相聚，曼薇、雅莲和我曾应约到马汉府上。马汉慷慨好客，众作家言谈甚欢幽默抬杠温馨异常。缘续1980年我的第一本儿童小说《天才与蠢才》就交给马汉编辑，孙夫人的长青贸易公司出版发行。

婚后我淡出文坛与文友联络断线，几年后见孙夫人单独到校欲办书展，方知举家已迁往新山，近年才得知那是他深陷困境最艰难时期：我钦佩孙夫人从没告诉忧患坚强扛起重担，今日马汉仍耿耿心存亏欠。掌校期间，马汉公子彦彬彦哲曾来介绍教育光碟及儿童读物，欣见当年绕膝孩子今已一表人才，并创立具规模的松柏出版社，承继家业事业且更青出于蓝。彦彬曾说：爸爸老要出版文艺丛书，明知是亏本生意但也不好忤逆他老人家。有儿孝顺如斯，马汉可老怀大慰矣！

这些年少创作，但关怀文坛动态，在报上常读到马汉受邀主讲，著作不断付梓，他对文学的坚持既令我钦佩又汗颜。1998年我在小说集《万水千山》曾表感激：当时若非马汉老师不间断来电鞭策，我断不会撇下繁务去找旧稿及时申请而荣获《张德麟出版基金》。《万水千山》是他对我这后辈的提携致缘聚而成。

和女儿合集《温馨吾家》

文友颇获马汉赠书，最近是传记《风雨人生路》，它令我体悟他曾如何在严寒中抖擻而后毅然跨过坎坷。喜欢那本他和女儿彦庄的合集《温馨吾家》，感动于一家人风雨同舟勇敢拼搏扭转乾坤终见彩虹的凝聚力。《情牵潮州》令他欣慰，他鼓励我退休后记得回潮汕寻根，真个是性情中人：连我当年曾帮孙夫人在校办书展的绵力，我早已忘了的，他还挂齿言谢直今！

马汉为儿童创作无数，为报上投稿学生社阅千万份作文，还常到学校教学生创作，身体不迟也不间断奉献，那时子女已有成，断不会为稻粱谋。也许结了众善缘，造就晚年福报深：患癌缠身还反复活了这么多年，在人生最后阶段能以超强记忆及不降温的热忱，完成几部珍贵心血结晶；儿女上进又孝顺，有心力在爸爸有生之年编书出版，替父亲回乡圆梦……在病魔作孽命若朝露时，文坛新知旧雨嘘寒问暖不断，《商余》编辑伍英更曾南下几次亲自探访。福厚人美。

厚德载物，马汉乃国内外文坛泰斗，待人却
诚恳谦卑，缘结三十载，尊他为吾师。从他身上
学习到的不止是创作技巧，还有那股正面精神力
量：认真精进，刻苦奋发，乐天幽默，对文学的
坚持，历风霜弥坚的傲骨……！马汉老师，谢谢
您，一路走好！



艾斯与马汉近期摄于松柏出版社。

25 JUN 2012

南洋商报 | 副刊

商余

悼念马汉

草风

马汉提携我

6月19日傍晚，刚从拉曼大学内“动地

吟”演出的场地回家，晚饭后不久，即接到舒颖的短信，说马汉老师病逝了。之前我在拉曼大学听一些作家文友说，马汉已昏迷四天，我盼望他会苏醒过来，岂料，不能接受的噩耗竟传来了，我翼揣得不知如何与舒颖对话，我说待我心情平静下来再联络……

时常给予我鼓励

马汉的离世，是马华文坛的损失，马华文坛一颗巨星陨落，怎不叫人惋惜、难过、伤心？何况马汉是我的好友、老友；在他多年的著作上，有给我写他的拙文，或他专题写我的文章。马汉一路走来，都在鼓励我不要放下笔杆的（其实，早在十年前，我对文艺写作失去信心欲停笔）。他未生病前，常常来电与我聊天，一来他诉说生活点滴（其爱妻多年前逝世），二来我与他颇谈得来，他邀我写一些童诗作品，供他负责的儿童刊物登载。我能够一直对儿童文学，尤其儿童诗保持热爱和写作，全是马汉时常给予的鼓励和提携。

记得80年代，《新明日报》附属的《新明少年》周刊，马汉负责了一版《马华儿童文学家》，马汉在初创时，第一个就叫我“登场”。我没有写过个人专辑经验，努力下两周内即交卷。意想不到，第一期（创刊号）《马华儿童文学家》，竟以全彩色（配上画家陈浩的插图）刊出了我所有的作品、简介和生活照片。我欣喜万分，感恩马汉给予鼓励和提携。这之后一年半内，先后又有我两个专辑刊登。此后马汉对我的童诗有信心……

特约我每期供稿

千禧年时，马汉是《嘉阳小作家》创办人暨首席编务顾问，他依然不忘我写的童诗，创刊时即要我做编务顾问之一，特约我尽量每期供稿，我有求必应，马汉对我更具信心和爱心……

2009年杪，我太太卧病，心情紊乱，马汉又来邀稿，这次是为《南洋商报》出版的《青苗》月刊写专栏：《草风爷爷教童诗》。最初我不答应，但他每天来催促，说暂时找不到其他作者，为了不让他失望，在坏心情下我参考八、九本理论书，和我一篇7000字的演讲稿，在十天内完成了他需要的一年稿件，共13个教童诗写作篇章。

我出版了五本童诗集，有两本是马汉为我编辑的，即：《春的颜色》和《我看见了风》。2009年杪出版的《雪花开放的声音》是马汉当年负责主编的嘉阳悦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由于马汉的推荐，又蒙社长许育华厚爱，答应出版一本全书均有七彩精美插画的童诗集，出版后，颇获佳评，现已售罄。

我锲而不舍的写作，尤其写童诗，是马汉不断鞭策激励的。我与马汉份属好文友、好朋友，现在马汉经过多次病魔折磨，安详的安息主怀。我的心情虽仍不能平复，默默中我愿马汉一路好走，在天国一处继续创作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儿童文学家。

马汉离世，是马华文坛的损失。



25 JUN 2012

25 JUN 2012

悼念马汉

白杨

那年那月那日

那年那月那日，我们相遇了。

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怀揣理想，奔赴同一个目的地——文艺营。之前，大家互不相识，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然后，我们认识了，一下子多了很多新知，这其中就有马汉。

第一眼，他的样子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从此不再抹去。他很健谈、随和，个头中等，脸上老是带着笑容。言谈中显露出来的风趣、可亲，和《南洋商报》言论版《想到写到》栏里的莫理的嬉笑怒骂相去甚远，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聆听教益

从此以后，我和他成了朋友。他比我年长，我一直把他当作前辈，不论是教书育人，或是写作做人，他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由于事忙，彼此见面次数不多。然而只要一碰头，我都有机会聆听教益，间中还穿插了很多文坛掌故，听他娓娓道来，我的知识也见长不少。每次离去时，他总是不忘送我他的著作，不让我空手回去，真正是不虚此行。

马汉不但著作等身，还当上编辑，编过报纸的副刊、儿童版，甚至编过杂志。只要和文学沾上边的，他都会全力以赴，可以说是我国华文文坛的多面手。

我记得他是提早退休的，退休后，他也没闲着，而是着手创办了松柏教育中心，父子连心，继续为他的理想奋斗。几年下来，中心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在新山教育界，可算是个异数。

马汉的这一辈子不曾白活，在教育界，在文学领域，在出版方面，他都有一席之地，成绩斐

然。当然，他也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人成材，个个表现不错，老怀堪慰了。

这几年，我一直不在国内，他并没忘记我。每年春节前，他一定寄来贺年卡，甚至还有他的单行本，浓浓情谊暖心头，叫人难以忘怀。

几年前，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病逝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加上自己又得了癌症，虽然他为文表示已经痊愈，我想病魔缠身是免不了的，最终把古稀之年的他给压垮了，而我们也因此失去了一个文坛的好汉硬汉（王朝马汉嘛）！

6月19日晚上9时左右，马汉永远离开我们，离开他热爱的文学创作，离开他的文友、亲人、学生，在人生旅途中停住了脚步，结束了灿烂的一生。

愿他一路走好，他的形象会长在我们心头。

25 JUN 2012



悼念马汉

李忆碧

生命离合 不息

文学不朽，文字使人永恒。生命有限，人难免一死。马汉走了，我们沉痛之余，也可以聊感安慰。

马汉的一生，可说是鞠躬尽瘁于文学事业。他对文学的追求、理念，倾注了他毕生最大的热情。这些都可见诸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耕耘和文学经历；他对文学有信仰，这种信仰，亦包涵着他的文学生命和情感以及用心灵品味文学所得来的快乐。因而，他始终乐此不疲，即使是在病中，也不顾医生和子女的反対，坚持不肯停歇下来。现在想来，会不会他已妥善思量好了，要以这种和时间赛跑的方式告别文坛？

卓越的奇才和专长

马汉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由小学老师到创作儿童文学，均能展现他卓越的奇才和专长。特别是儿童文学，尤为文学界所重视，更极受小读者们钟爱——我曾在朋友的家里看到小朋友们全神贯注地在阅读马汉的书。作为文坛的一分子，也是马汉的同道晚辈，我很为他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大受感动。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衍生出另一种情怀——儿童文学，用一颗童心去做着教育和引导的工作。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确实是肩负着教育的重担。我也曾想过要写一两篇试试，却迟迟不敢动笔，原因是自觉担当不起此重任。至少在

思想观念上已经是如此，总觉得但凡涉及到教育工作，就不得不严肃以待——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免格外敬重及佩服取得成功的人。

许多年前，与作协一行人游罢长江三峡，紧接着又与马汉结伴飞到上海参与江苏作协的互访活动。那次我还带着10岁的女儿同行，一路上，女儿与马汉非常投缘，一直不停地马汉叔叔长，马汉叔叔短的。之后不免又被马汉的精彩故事所虏，成为忠实读者——马汉叔叔的小粉丝。

陶冶性情，从阅读开始。小读者的脸上，满是稚气的喜悦。因而，更觉得马汉执着一生的创作是值得的。

巨额医药费

不久前，我们一班文友去探访他。他很高兴，说了许多话。谈起他的病，他幽默地说，不见了一幢房子，指的是巨额的医药费。他请我们到对面餐馆吃午餐，席上妙语频珠，引得大伙欢笑连连。回来后，我不时想起他，觉得他应该是准备好了，会豁达面对将来的一切。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编书，编自己的，也帮朋友编。更惦记南院的文学活动，并且还精神奕奕地出席。但不久后便再度进医院了。接到文友传来的短讯，我的心情异常沉重。之后再传来的消息是说他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之中，没有苏醒过来。终于在6月19日的晚上九点多，与世长辞。

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大马文坛损失了三名大将，他们是：宋子衡、顾兴光、马汉。而我，仅仅四个月，竟然写了三篇悼念文章，而且他们都是与我相交多年的前辈朋友。虽说有生必有死，生命离合不息，但却难忍内心的伤恸，感觉一篇比一篇沉重……不管如何参得透，阅读他们的著作，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心血，听到他们与忧患对话，与健壮告别……

天是暗下来了，我的心空落落的，我不知还能写什么，只知道自此以后与他们的音讯是断了，要写也只能写在自己的心里，他们是看不到了，伤怀不已……



今年2月杪时，文友一行人拜访马汉，他很高兴，说了许多话。

2012年6月28日（星期四）

悼念马汉 方梦

方老师，我走了！

在他弥留之际，若仍存意识，他会给我一通电话：方老师，我这就走了！我会做此回应：马汉老师，你先我们一步吧！

六月间，马汉在电话中告诉我：三星期来排泄不畅，时拉肚子，不敢对儿子提及；惧怕儿子带去给医生诊治，因一般病者一经检验，便是来到末期的疾病。

大约6月13日，我给他发短讯：肚子疼拉肚子，速速就医治疗，莫误了黄金期，创作路待你行；约莫半小时，在阵阵嘈杂声浪中，电话几次中断，终于听到他说现在医院，得住上一周，要进行肠道阻塞手术。其他情况可与他儿子联络。

接下几天，得悉他肿瘤施割手术成功，并已可在护士搀扶下上厕所小解。谁料他竟在6月19日于昏迷中离开了！

深厚学养

受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所感染，我“有样学样”当起家教老师指导小学生华文作文，他便以“方老师”称呼，倒让我过足“为人师表”之瘾。我还是喜欢他出版第一本著作《听来的故事》用上的笔名江川，家里人也惯以此名作为在我众多文友的识别。那时他甫师训毕业即将执起教鞭作育英才，热切要与我结为文友，一恍即五十余载。

众多学生、家长耳熟能详的另一个称号：马汉老师，衬托出他为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家。他深厚的学养，栽培出无数喜爱写作的学生。他对文字那份坚殷不移的痴忠，笔耕不辍的精神，完成了可读性极高的小说、杂文、以及最有成就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作品逾百部，在中国、香港、台湾发行的部份著作，令读者爱不释手。更有多本著作被译为英、巫文。

马汉穷其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进入古稀之年，病痛来磨，依然不作罢。他获奖多次，计2008年马华文学奖，2010年亚细安华文文学奖，2011年文学终身成就奖，称得上实至名归的文坛巨星！

28 JUN 2012



陈美枫



左起马汉、陈美枫、李美英、高秀及马伦。

马华文坛的好汉

马汉往生了，马华文坛从此少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如假包换的好汉。

屈指算来，我认识马汉已将近半个世纪。

1963年8月5日至11日，我蒙幸受邀参加《学生周报》主办的第三届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在太平湖畔的迺庐别墅及太平山上度过了非常意义及愉快的一个星期。那年我才读中二，凭着一股傻劲和热诚，涂涂写写，蒙《学生周报》编者错爱录用了一些文稿，而获得这难得的机会与当年我心仪的众多作者共处，分享他们的宝贵写作心得。马汉即该届野餐会的总干事，当时才24岁。出席野餐会的共有27人，包括黄崖、梦平、张子深、年红、陈慧桦、梁园、李牛才、周映、冰谷、山芭仔、鲁莽、陈孟等等。我是年纪最轻的一位，初出茅庐，写作经验肤浅，当然从诸位在座谈会上发表的高见中获益良多。

文艺道路漫长孤寂

会后出版的纪念册里，记录了马汉当年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艺的道路，是漫长而相当孤寂的，不需要虚伪的吹嘘、恶意的贬谪和别有居心的指示；需要的是热情、真挚的鼓励、善意的批评和谆谆的指导。不必急于名利，也不必担心工作没有人注意，文艺本来就远离了名与利。只要我们肯虚心、脚踏实地的努力下去，终有一天，必定能像种子的破土苗长，山洪的奔流入海，任谁也不能阻挡！”

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马汉，当时已是《新潮》的创办人兼主编。南马的《新潮》与中马的《克原》及北马的《海天》和《银星》，三足鼎立，为马华作者提供了不少耕耘的园地，弥补了《学生周报》及《南风》月刊的不足。马汉邀我加入《新潮》团队，共同为马华文坛尽一份绵力，我这穷学生只能以那微不足道的稿费当作对这文化事业的支助。

专诚到新山拜访

后来我为了学业和事业而中断了与马汉的联系，直到2009年初才专诚与内子美英到新山拜访这位阔别多年的老友，并在他安排下与马仑（梦平）及高秀共进晚餐。之后我们保持联络，他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大著，包括他阖家联手创作、别开生面的《温馨吾家》及最近甫出版的《风雨人生路》，我也把仅有的两本游记《盲闻茶马古道》及《欧亚列车102天》赠送给他，请他指教。马汉和马仑一样，十分客气，见面及在电话中都称我为兄，虽然我比他们小很多岁，而我反而不拘礼节，直呼其名，他们也不介意。

本月11日，我一时心血来潮，与内子美英联袂到新山拜访马汉。离家前我拨了通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个讲马来话的妇女，我猜是马汉家的

印尼女佣。她说主人睡着了，叫我留下名字。到新山之前一天，我再拨电话给马汉，这回接通了，他在电话那端告诉我，他人在新山专科医院病房，次日便要进行切除大肠的手术。他说真便不通了一个时期，连吃泻药也无效，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大肠被肿瘤堵塞了，必需切除。他还语带幽默的告诉我，以前割过鼻腔，后来割肝，现在又要割大肠，他这副老身已没剩什么好割的了。我听了大笑之余，当然没忘记安慰他，并鼓励他勇敢面对这一挑战。

要求马汉写序

12日晚上，我在宾馆与马汉的儿子彦彬见面，他告诉我马汉手术成功，暂时还不能接见访客。我托他转交一本我的最新著作《现代版倚天屠龙记》给马汉，并转告我想要求马汉为我下一本游记写序的心愿。次日上午，我收到彦彬的简讯：“陈先生，早，家父一早要求看星洲及南洋学生，好现象，我带去。他可在护士扶下床小解。还不可进食。他谢谢您的著作。写序之事，他很乐意。谢谢关心。”

马汉对文学创作的虔诚和投入，50年如一日，手术刚过便马上想回去工作岗位，那股忘我的精神确实罕见。

今天的《南洋商报》传来马汉辞世的噩耗，令我万分震惊。我还在打算让他多休养几天再拨电话去问候呢！一位著作等身，出版过逾100本书的作家，就这样突然陨落了，真是令人不甚唏嘘呀！

28 JUN 2012

商余

南洋商报 | 副刊

马汉真汉子

一位记者访问马汉，专稿以《儿童文学真汉子》作标题；曾经，在马汉的工作室里，我指着墙上的相关剪报，然后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声“赞”。

“真汉子”固然是溢美之词，它其实也是十分贴切的认定，熟悉马汉的文友，无不点头称是。也许，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纵横文坛数十年的马汉，终究不过是一名经常有所吁叹的马华写作人，苦兮兮地在贫瘠的当地文学土壤中耕作；有这种想法，当然也不完全主观。

常年累月付出心血

特别是一向不受重视的儿童文学领域，难得有写作人可以一头栽进去而无怨无悔。像马汉，作为一名热爱文学的老师，他回归教育本质，编著了上百种儿童读物和作文辅导等，都是可以帮助孩子们成长和学习的精神粮食。另一方面，他还主编过多种少年期刊，常年累月付出心血，让站在同一线上的写作人敬佩不已。

何止寒字疗饥，马汉对作文教学更是用心，而且经验老到，很受家长们赏识；开办授课不久，学生蜂拥而至，因而成了新山著名的作文教学品牌。往深一层想，他的这一个“专业”不无影响性的发挥；即是说，将来的马华文坛新一代，一定会有受过他指导和栽培的学生在内。

对写作锲而不舍

马汉的“真汉子”性格始终很凸显。他狂抱文学不放，从他家里的丰富藏书就可看出来；他对写作的锲而不舍，又是另一个可贵的坚持。在近几年，尽管腰疾缠身，耳朵又近于失聪，他还是没停下笔来。每一回和朋友去探望他，除了听他那一贯幽默的谈话外，还惊讶他仍有许多写作计划和出版计划，而且“分秒必争”，说到做到。可以说，他把写作这回事发挥得淋漓尽致，放眼马华文坛，很少人能有这份能耐和执著。

马汉是难得的文坛多面手，从小说到散文，从杂文到影评及从游记到童话等等，什么都能写，而且文思敏捷，文稿又快，真正是出了名的。在众多作品中，我偏爱他的杂文，从《天窗亮话》、《坐井集》、《凉茶档》及《今有戏言》等书中，深深被他那粗中有细而又韵味十足的语调吸引。他曾说他的杂文不是匕首，这倒是真心话；因为，读他的文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待人热诚又好客

马汉一向待人热诚，又好客，很有孟尝君的作风，和他交往过的文友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经常有许多来自新加坡、东西马，甚至国外的作家，一到新山，十九都和他约会倾谈，嘻嘻绝倒；因此，他的工作室俨然就是文人和学者的“快乐驿站”，在促进写作人的交流和情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因为兴趣相投，我最喜欢听马汉讲“古”，特别是有美五、六十年代的文坛轶事和电影掌故；从中可发觉他博览群书，对外的接触面也很广。在言谈之间，他偶尔会用几句道地的潮州话作为“点睛”之用，既鬼马，又风趣；而那如数家珍式的叙述，更是记忆力强的印证，很有文坛活字典的风采。

2012年6月19日，马汉终于靠着一支健笔走完了七十三年的人生风雨路；斯人已矣，尘归尘，土归土，万般不舍也属无奈。但作为一名对生命有所感情的作家，他的“真汉子”形象倒真是一个好典范。

28 JUN 2012



心中永远的导师

甫从报章上得知您谢世的新闻，疼痛的心顿时说不出话来。

马华资深作家，终身以写作为乐，为儿童文学倾注心力的马汉老师，是我敬仰又不时在创作道路上予我鼓励的前辈，倏地悄然走了，沉郁的心顿时百感交织，不胜唏嘘……

与马汉老师联系，始于1997年，当时他在彩虹出版社当编辑，而我则有幸为青苗出版社撰写《UPSR 华文作文与应用文范例》教材书，由于销路好（1997年至2001年再版12期），获得他的青睐，在电话中对我赞赏不已，并再三地给予鼓励。他亦曾邀请我到彩虹出版社，说要让我拜读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但因教务缠身不能成行。

再三予我鼓励支持

托1998年《柔佛》作家合集出版的鸿福，让我有幸胜的因缘与马汉老师会晤。席间除了谈文学事宜，他亦不忘再三予我鼓励与支持。

同年，收到《清溪》季刊《儿童文学》的邀稿函，果真令我喜出望外！然而，却苦无创作经验，就立即拨个电话过去向他请教。他二话不说，就授以儿童小说创作技巧，让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几天后，还收到他邮寄来的著作，委实令我感动不已！

说实在的，马汉老师就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启蒙导师。今生，我能朝儿童文学领域进军，他的提携是功不可没的。

当时也欣闻他抗癌成功，也曾拨电向他祝贺时，他亦不忘向我恭喜说：你出版的著作《想飞》新闻，我有在报上看到。恭喜，努力哦！

然则，人生的际遇，往往就是难以预料，您还是走了。对我关怀备至，亦师亦友的马汉作家与世长辞了。他一生为儿童文学创作鞠躬尽瘁，著作等身，是我学习的楷模。您谆谆地教诲，我将永铭五中，没齿难忘……

马华文坛的千里马

马汉因病逝世，让我沉疼了一阵子。看到不少文友为他写悼文，心里很不好受。不因马汉是作家，而因马汉是作家中的硬汉子，50年如一日，除了口耕（为教师）之外，就是笔耕，乐此不疲，从不言悔，有点佛陀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搏斗精神，与马仑的路驼式苦拼作风，相映成趣，诚为文坛二宝。

马汉近期，出书不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他还未将其《风雨人生路》一书出版前，我即劝他早日动手写本文坛回忆录，以激励后生。他表示《风雨人生路》将要出版，里面已包括他的为学、写作、读书、奋斗的人生过程，以他现在的健康，恐怕没有时间再写了。我听了心里感到一阵迷茫。想起胡适当年，自己写了一小部分自传式的回忆录，也一直在鼓励友人学者如林语堂、赵元任、梁实秋、刘复生写回忆录，惜大多数没有动笔，以致付诸阙如，这是很可惜的。

马汉编写了一百多本书，对于这样一介书生，是很难能可贵的。马华文坛，原本是花凉的，要煮字疗饥，可说是缘木求鱼，智者不为；但许多像马汉、马仑这样的文人，却淡泊名利，知其不可为而为，终身沉溺于墨翰，苦中作乐，倒是让人敬佩的！

笔耕不辍

马汉近几年来，百病缠身，蜗居新山寓所，名为养病，实为文学写作，即使在重病中，依然笔耕不辍，而且十分关心文事，并也常与青年学生小读者交流，指导并协助他们读书写作，这种为文学献身的精神，诚为少见。

10 JUL 2012

马汉不因病而废文事，远近文人都很清楚。这里让我想起现时文坛，仍然有不少病中写作的。例如新加坡的散文家莫河、林琼，是百病在身，依然写书，编书不停。江上舟、冰谷等中风，坦然面对，笔耕更勤，骆驼不良于行，杰伦大病后，一样不放弃写作，而是书出不穷。温任平、张弓，不惧病魔，一旦复元，又拿起笔杆子，许多人认为文学不可疗饥，不屑为之，奋勇直前，再再说明文学艺术是精神支柱，没有它，世界会变得更孤独，冷漠与凄凉，一片萧索。

文坛须要千里马、骆驼、或耕牛、蜜蜂呀！

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

编辑：刘愷亮

悼念马汉

蔡家茂



我约在3、4年前到台与儿孙一起生活，虽说是一件好事，但人老了转到一个完全生疏的环境，就少了朋友，出门接触的人和事，都是那么的陌生，其寂寞可想而知。幸好马汉、马仑二兄每月都与我有书信来往，在寂寞的生活里接到天外来信是最大的喜悦。

6月21日晚我接到马仑兄的电话说，马汉兄在好几天前就过世了，这消息令我顿时愣住，频频自问：怎么会这样？

连回信机会都没有

马汉兄这几个月的来信，都在述说他的近况：健康情况稳定无忧，生活安逸，一切都好，出书、领奖，事事如意，儿女长进。我在前一封信写道：这是您的福气，旁人只能羡慕。约在10天前他又来一信，问我好些近况问题，我因近日有些事故，就一反平日马上回信的习惯，想不到这一延误，竟然连回信的机会都没有。人生的不测，真的是这般无奈吗？

马汉兄成名甚早，和一般文友相比，我算是很迟才认识他，我是因出书才认识他的。因住得近，此后两人便时有来往，他大我一岁，我对他因此有一种对兄长般的敬重。我那时已退休，每日都闲着，他电话一来，我几分钟内就会抵达。有一次他这么调侃：“找别人或许会很难，但找蔡家茂却是百发百中。”

遇过不少知名文友

那一段时期我到他店里的次数甚频繁，我也因此遇过不少知名的文友，增进不少见识，对他也了解更多。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旺，他事务既多，便不能和往日一样陪我去听他讲文坛上的许多故事。

我来台后，他和马仑兄都不断的寄剪报给我，他时有长信，有时多达3张纸。有一回我这么回信：现在要找一个像您这样写长信的人恐怕很不容易，这样也好，我们可继续谈在新山没说完的话。

这一切，都随传来的噩耗而结束，我此后少了一个笔谈的朋友，多了一份寂寞；少了一份期待的喜悦，多了一份思念和哀愁。今写一绝以为悼：

寂寞文坛路，相逢有几谁？

缘来何短促，常恨识君迟。

13 JUL 2012

南洋商报 | 副刊 << 商余 >>

悼念马汉

莫河 (寄自新加坡)

对马汉的歉疚

这几年间，吴华不时载我与寒川到长堤去探望马汉，在他的“松柏教育制作”办公室，膝促长谈，有似巴山夜话，总有谈不休的话题。

去年6月，前教育部高级部长陈敏良与林玉莹夫妇、寒川同来会晤马汉、马仑、高秀等，共同追寻岳父林健安生前的文化活动，策划出版中英对照《林健安遗作集》，工作已在积极进行，不久的时间，就可与读者见面。11月中，陈敏良与林玉莹夫妇为了进一步落实出书的夙愿，在大华银行大厦“桃园酒楼”款待寒川、马仑、高秀、我与印尼的林来融，当天健安先贤的大公子林凯瑞、林爱芬夫妇，商谈出版《林健安遗作集》事宜。美中不足的是，马汉因身子不舒服而缺席。又失去了一次相遇的机缘。

马汉最后的信

2月杪，我收到马汉从新山寄来的信，他这么悲情的写道：“莫河、寒川吾友，我来日无多，有空再来相聚，也许往后就没有机会了。……”当天，接电子寒川，去南方学院会见王润华副院长等人，我却逗留在吴华办公的新山咖啡酒餐商会阅读，我叮嘱吴华接电子马汉，顺道探望他。可是拨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不得已，只好作罢，失望的回到新加坡。

不久，悉知马汉走了。我总觉得歉疚他，遗留下无奈的遗憾，还有那片片的永恒记忆。有好几回，在“松柏教育制作”办公室阅读，见他攀爬楼梯的艰辛脚步，阅读书报摊离不了放大镜的帮助，还顽强地写作，不得不使人折服与学习的典范。我暗地羡慕他那不屈不挠的为文化而牺牲自我的宏伟品牌。他虽远走了，但精神却是不朽的……对马汉的歉疚、遗憾在心里缠绕不断。再听不见他底《听来的故事》，一切都风去云变。不变的，却是对马汉的怀思。

赴一場 “最後 劇目”

●文：舒穎（峇株巴轄）

馬漢老師的風雨人生路雖已謝幕，但是，他對兒童文學的熱忱，仍是不了情，將會一直傳承下去。

短短一个小时内，接到无数来自全马各地文友的电话与短讯，大家都在为马汉老师的猝然离世而感到痛心与惋惜。通话时，电话两端的彼此都在哽咽，无法言语，黯然挂线。

寂静家中，只有屋外传来的虫鸣。我坐在书桌前，翻着下午才从“松柏”带回来的《风雨人生路》，禁不住泪涔涔。只不过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几位南文研究会的文友，到“松柏”去探听马汉老师的信息，希望能够到病榻去送上慰问与鼓励，却因马汉老师还在深切治疗室，不宜外人探访，失望而返。

我上个月探访马汉老师时，将他送我的《风雨人生路》及其他几本书遗忘在“松柏”。今天，当我提着那沉甸甸的一袋书离开时，心情也随着马汉老师不乐观的病情而沉重。回到家门未及3个小时，就传来马汉老师离世的噩耗，让我惊愕又感戚然。

回想起最近两次的拜访，马汉老师虽然不改风趣幽默的本色，说起陈年旧事，依旧侃侃而谈，但言谈间却频频感慨：“时日无多了，我不贪心，只求能让我活到这个8月。”在座的我们就马上制止，深怕一语成谶。我们都知道，马汉老师于2011年获得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颁发的“亚洲华文基金会文学终身成就奖”，主办方原定于今年8月亚细安文学营颁发这项荣誉奖。因此，马汉老师总是迫切地期盼，又隐隐地担忧，如此错综复杂的心情，我们虽然能够体会，却也只能给与空洞的言语安慰。

生性豁达的马汉老师，对死亡毫不畏惧：“死，没什么好怕，人终归是要走上这条路，只是，我还想再将之前的儿童作品重新出版，做完这些事，我就没有遗憾了。”

我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只能付诸于文字

毕生戮力写作、推动、出版、发行；指导学生、提携后辈更是不遗余力，一生的时间与精力全都放诸于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即使患癌开刀休养期间，仍是笔耕不辍，除了创作，还为学生期刊撰稿及批改学生作文。文字，是除了家人以外，他生命中最重要、不可缺失的。他已将一生奉献给马华文学。

如此豁达开朗的性格，淡然面对死亡，虽然言语间流露出尘世仍有不舍与牵挂，却毫不忌讳地，一早就为自己安排了生命终结的“最后剧目”，除了亲白挑选灵堂遗照，还预先写讣告；最别开生面的就是在遗体停柩处设立展览区，展示生前所有著作以及一生的点点滴滴，尽显马汉老师喜爱说故事的性格。不同的是，他再也无

法以生动有趣的语言为我们讲述。只能以照片及文字让大家一窥他自幼年、青年、中年至晚年，以及与儿女们的天伦图。

展览区也义卖马汉老师逾千本的著作。所有义卖款项全数捐赠“南方大学学院教育基金”。虽然这不是马汉老师的遗愿，但是他的儿女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充分发挥了他生前为善乐助的义举。

马汉老师的后事是采用潮州仪式，没有诵经及法事，简单却庄严。我伫立于灵堂，一眼见到遗照，那熟悉的呵呵笑声似乎犹在耳边响起，强忍住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瞻仰老师的遗容，想到那个像弥勒佛般慈祥和蔼的容颜，从此只能在记忆里留痕，依依之情涌上心头。

马汉老师生前结了许多善缘，从北至南的许多文友都赶来赴这一场“最后剧目”，追思老师，缅怀老师。

追思会上播放老师于6月5日在南方学院为中文系学生主讲马华文学的短片，老师以他一贯的诙谐谈话，引起学生不绝的欢笑声；老师不但分享他的写作历程，也把欢愉的气氛带到讲堂。参与追思会的朋友们也都感染了这份欢欣，发出会心的笑声。爽朗、开朗及乐观，向来是老师给予文友的印象。这样的一场“最后剧目”，正符合了老师豁达的性情。

马汉老师的风雨人生路虽已谢幕，但是，他对儿童文学的热忱，仍是了不得，将会一直传承下去。我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也只能付诸于文字，遥祝老师在另一个世界，徜徉在儿童文学的摇篮，继续洒落快乐的种子。

05 JUL 2012

彩繪青春 擁抱生命

——憶起馬漢老師

◎文：柏一（梳邦再也）

据说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经常缅怀过去，不再憧憬未来……这样说着，不禁有点悲凉。然而，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人生由来就是一个循环无休止的过程；有无之间，也就为我们从中带来了那么一些体验而已，实在不必强调得失什么。

➤ 重温岁月重获力量

那晚受邀到吉隆坡中华独中观赏《彩绘青春，拥抱生命》2012汇演，起初对此命题并不为意，只当作是中学生演唱的当年节目名称。

静坐台前，没料看到同学们融入了现代手法和情态的演出竟是那么出人意外，无论是彩绘化妆或青春动感，都迸发出拥抱生命的诚挚热情——于是这“彩绘青春拥抱生命”就不仅是为一场演出主题而冠名，而是焕发出一股热爱生命艺术之精魄了！

中华独中校长方成说：“希望同学们能把汇演带出校园，让更多校外人士欣赏这场高水准的演出……”

若方成校长如愿以偿，不但让更多人欣赏一场演出，也为更多人带来了一个回忆与缅怀的空间，让更多人一同追溯在各自阶段享有过的校园生活，重温一段彩绘青春的岁月，重获一股拥抱生命的力量。

➤ 幽默有趣温暖莞尔

把所有热情和力量都发挥在一夜里的演唱舞台上，虽不容易却可以做到；而把所有热情和力量都发挥在一生里的演绎舞台上，又几人能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呢？

当晚眼观舞台，脑际却不禁又想起了马汉老师；是的，就是我每逢出席校园活动，脑海里都不由想起的文坛常青树——马汉老师。

马汉老师，就是我心目中有这份耐心和信心，同时做到了“把热情和力量都发挥在一生舞台”，心灵永远年轻，微笑永远可亲的作家、老师。

马汉老师和多位前辈作家一样，都是“看着我成长”的文坛大家长。他与我结缘的过程堪称“幽默有趣”，这小段轶事鲜为人知，在马汉老师离开我们小段日子后的尔今提起，内心仍不由温暖地莞尔。

犹记踏入报界初期，由于执编学生园地且正值青春岁月，我恰如其分取名为“小编姐”，还开设了一个与小读者互动的栏目，每期不亦乐乎地回信和解答问题。

有天，收到了马汉的来信，我确实不知是何方神圣，就天真烂漫地在栏里回应：“有位自称为马汉的小读者说……”当时心底还傻傻的揣测：这到底是哪位，要白认为“马来汉子”呢？

回信刊登后，年纪较大的同事过来戏谑：“呵呵！你居然说是有位自称马汉的小读者啊！你知道马汉是谁么？他是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啊！”

啊啊！是么？是么？在马汉写给我的多封信函中可完全没提起啊！而我这糊涂小妹也没看出这是一位前辈说话的语气呢！事隔多年，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在儿童文学家的心中，是不会有“倚老卖老”这回事的，鹤发童颜和赤子心灵，永远都是儿童文学家特别是马汉老师的形象和标志，这是他不老气横秋，也让人肃然起敬的真挚情怀。

➤相见相识忘年欢畅

之后，我愧疚地在编栏道歉解说，马汉老师却一点也不介意，还一直写信为“小编姐”加油。

后又过了几年，有次女同事闲聊对我说：“马汉老师说：柏一对老人家很有礼貌，在升降机里会向我们问好，门开时又会按着门钮让我们先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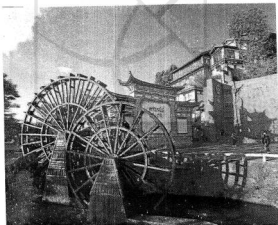
啊啊！是么？是么？我再度因马汉而面露讶异。升降机？升降机里有马汉？马汉与我同在升降机？这是何时何日，还有何人何事啊？我怎么半点印象也没有！想来我真是糊涂到家了，由小编姐到柏一，由和马汉老师神交至擦肩，我都是弱弱地处于无知状态；真是情何以堪地相识不相见而又相见不相识啊！

02 OCT 2012

经过“升降机奇遇”后，有回我终于和马汉老师在文坛上正式结识了。往后多年于多个活动场合，马汉老师都与我们这些晚辈文友言谈欢畅，忘年惜谊了无代沟。仁义风趣的他何止是老师，更俨如众人慈父，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作家和未来的小作家们，都一一感受到了犹如他对儿女们无微不至的爱。

马汉老师，此刻望向记忆中的您，文中不愿带有悼念的悲痛，因为感觉那与积极乐观散播欢乐和爱心的您格格不入啊！我在《彩绘青春·拥抱生命》的夜里再一次想起您，因为您在我心中就犹如当晚眼前欢快无羁的年轻学子们一样，永远都是那么地长青、热诚、真挚和欢喜！

02 OCT 2012



编辑：刘健英

敲梦痴言

徐持庆



马汉与持庆两人
相见甚欢。

5月7号，舒颖、健英和我夫妇南下新山探访马汉，全程由舒颖驾车。在南下的路上，雨下得很大，加上天空不时在内电，情景十分骇人。可舒颖的驾驶技术一流，她一路紧握方向盘，以最高的限速向柔佛进发。早上7点半启程，中午11点多就到了马汉的办公室。

我和马汉相交于1969年，当初是以笔友的形式结交。当时马汉在柔佛，我处霹靂，两地相隔，只以函牍交驰，互通讯息，后来才在一些文艺活动场合见了面。记忆所及，我们上一次相见是1988年在吉隆坡《南洋商报》总社举办的一次活动上碰面的，于今算来已是廿多年前的事了。

是文坛活字典

不久马仑也来了。午餐后，我们继续围聚坐谈。马汉是文坛“活字典”，所见所闻甚广，虽年逾古稀，然记忆尚强，思路依然十分清晰，加上他口才便给及健谈，因此为我们讲述了不少文坛轶事。

我们谈到作家出版文集的事。提及出版文集，大家不约而同地同声感叹，都认为作家拿作品来“出书”，就等于拿钱“出”来“输”！马汉自嘲地打趣说：“我2008年出版《文林杂忆》，交了10册给书店售卖，以我出版过100种以上作品的资深作家，竟然只能卖出了2册。哈哈！”言毕放声大笑。由此可见大马的文艺风气是何等淡薄，文人是何等地不为人们所看重呵！

来信鼓励支持

我们也谈及1977年我出版的那本不成气候的《霹雳月刊》。当年马汉知道我要出版《霹雳月刊》，马上来信鼓励表示支持。《霹雳月刊》最先收到的第一篇稿是莫理（马汉的笔名）的杂文〈假的世界〉，我把它登在《霹雳月刊》的创刊号。当年我聘马汉为《霹雳月刊》南马销售总代理。期间马汉告诉我，当时代理一事交由一位表亲去办，可是该表亲直到《霹雳月刊》停刊还未收到任何一分销售费交给我。因此马汉又打趣说：“《霹雳月刊》停刊我是其中一个凶手呀！”

马汉是位十分好客的文人，年来曾多次邀我往访，今日终于成行。马汉对我们几位远来的友人亲切相待，相见甚欢；希望很快我们又有重要的机会。诗曰：

未许千里下东南，暴雨倾盆阻锦鞍。昔日盟情唯旧客，今朝肺腑共炉谈。

文坛事暂为君贺，诗道拳碰独我耽。愿汝精神兼健硕，但期不久再来探。

25 MAY 2012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编辑：刘继英

文苑风荷

马仑



多位文友结伴探访马汉，送上温馨问候。

如此温馨的欢聚

早在十余天前，继英就在手机中通报：“我将与李忆君与陈毓瑜，还有远自大山脚的陈政欣和叶蕾，28日中午抵达新山。此行的最大目的是拜访才动过大手术的马汉，很希望你和高秀也一同出席……”

接着几天，我不时在想：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聚会呀。有这么三对夫妇作家暨报人，大家都安排好，在百忙中完成这么一个“南行探友”的行程，真令人佩服！

于是，我联络了高秀（戴佩妮父亲），相约依期在新山马汉兄的松柏教育中心“雅集”。

这数位马华文艺界暨报坛的知名作家，都是



我过去 35 年来在已出版的五部编著中简介过的，其中川谷、高秀、陈政欣、李忆置、马汉等，我都曾以九百余字在 1984 年出版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推荐过。而叶曹和陈毓翰则分别在指编著《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和《新马华文作者风采》。至于稍后从峇株巴辖赶来晤叙的文欣和良子，也都在我编著或编选的《风采》、《柔莲》及《柔华作家百人文集》等书中简介过。

彼此相知互惜

26 日早晨，我与高秀赶在九时前就在马汉兄的办公室附近喝咖啡了。九时一刻之后，我们被请进马汉的“松柏书店”欢叙。鹿孙兄气色好、精神佳，我与高秀连声恭贺他已复元，而且继续有新作见报；唯他讲述日前在国所摔了一跤之际，我们一再嘱咐他上下步行时非格外小心不可。我们也叹惜成就优异的宋子衡，和巴生兴华独中校长郑瑞玉病逝之事……他们为文学和教育而奉献四五十载的功绩，各报的多个副刊发表对他们的哀悼文章，足见华社温馨的一面。

八位北、中和南马的男女作家及文化人终于驾临了，我们结识四五十年来，彼此相知互惜。我趁机与十位文友拍照交谈，最难的机缘是呈交 14 本旧著请陈政欣制输成电子书，并请五位名家在我为他们撰写过生平事略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的各页处签下大名及日期。

接下来，尚有不少温馨的欢聚场面，可惜我“失之交臂”，由于我有其它要事而提早开溜了！

商余

20 MAR 2012

山芭仔大闹麻坡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温祥英

此次回国，信件中欣然有马汉兄的赠书《温馨吾家》。此书图文并茂，更难能可贵的是孙家三代人物，从爷爷，奶奶，到子女，女婿及内外孙儿女合著。

无地自容

马汉兄与邱玉英女士1963年12月12日结婚，我有幸参与其盛，可惜闹了件无地自容的，被文友们戏称为“山芭仔大闹麻坡”的糗事。

我是前一天从吉隆坡下去麻坡，由黄崖驾车，车内还有梁国，鲁莽以及另一位，我记不起是张寒呢抑或是李旺开。当晚就睡在教师工会的楼上。结婚当天，黄崖带我们在麻坡跑上跑下，晚宴时，可说风尘仆仆，状态打了折扣，但当时年轻气盛，同时初生之犊不怕虎，

接受了黄崖的挑战，一口塞下了一大玻璃杯蜂蜜標白兰地，即时知道“呢超弊”（不是阿珍嫁咗人），而是非醉不可。于是开宴后，拼命吃，席间有谁，吃的又是什么，一概不清不楚。好容易等到完宴，下到楼下，以为直接回到教师工会，谁知有谁提议去闹新房。走在马路上，我读着店铺的招牌，直至眼前一黑，什么店铺都没有了。我不省人事了。

不省人事

翌晨张开双眼，天花板并不是教师工会那一幅，而是陌生的一片刺眼的白光。据文友说，在我不省人事之后，我还口吐一大篇一大篇英文。可怜，我马大的毕业考试就在转弯处，12月尾正月初初，难怪陷入昏迷状态时，还挣扎着反台看课文。文友们就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载到马汉兄的家。马汉兄的第一个反应是：“山芭仔又搞笑？”认证

了后，就安排我到邻居家睡。

接下来的呕吐，头重如石块，都不必提了。亏了梁园兄斯心的为我搽风油，为我按摩，而我却在摩力野餐会极力反对他为黄庄提议的组织作协。反骨仔，我真是！

马汉兄，据说，为了冲喜提前结婚，否则要等三年后才能结婚。当时不知他是否已从日间师训班毕业，但他当时的辛苦，可想而知。而现在他儿孙满堂，子女个个都学业标青，职高位重，使我这搞笑鬼，佩服得五体投地。除了谢意，还祝他人笔两健！



商余

19 OCT 2011



人间有情

雅波



你是那一味中药

在 中医学与文学之间游走，眼时常换一个思考角度，想一想某一味中药，适合拿来形容某一位我认识的马华作家？例如刚逝世的文艺评论家陈雪风，我就想到“活血祛瘀药”的乳香或没药。

为何要选取这两味药呢？因乳香活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陈雪风的评论，是不留情面的，尤其对于一些留台的所谓学者或文人，直斥他们的不是或故意隐瞒本土实情，以应对他们学术论文的总结。例如他对一篇《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就认为这位留台作家根本就是草草了事在“概述”。存心忘却许多日夜在努力的本土作家，而这群作家都是作者所相识的。“他没提及，是不敢提及，意在逃避责任”，陈雪风如此说，我认为他是在下重药“祛瘀”，其意甚佳，不活血与祛瘀，马华本土作家怎能“延年益寿”？

留下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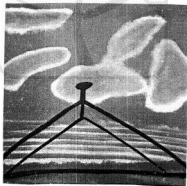
另一位已故的作家马汉，我突然想起“罗汉果”，而罗汉果味甘，主治清肺止咳，而马汉生前就把许多“欢声”带给大家，又把“春天”传予全马的儿童或学子，大家都认识这位很会说故事的“胖叔叔”。罗汉果是大众喜欢的饮品，冷热皆宜，尤其小孩咳嗽，为人母者都会煲上一壶罗汉果水给大家化痰止咳。马汉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

精神领域中，正好提供“解渴”与“止咳”的功能，否则，儿童就无法“快高长大”以及心智成熟了。马汉留下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都是一粒粒具有疗效的“罗汉果”，愿大家重视。

如果要我选一味中药，那我就选“甘草”罢，因甘草的主要作用就是“调和诸药”，而它既有矫味作用，又能缓和其它药物的峻烈性质，同时又能补中益气，清热解毒，是各药方剂，组成的“最要”。不论是在文坛上或人际关系方面，我都认为不宜锋芒太露，因“出头的铁钉定先被敲”，而“成熟的稻穗才垂下头。”在药方子里，君药是起着决定性疗效作用，但少了使药的甘草调和，一样难以成事也。

25 DEC 2012

《 商 余 》



中学生征文比赛

50年代在香港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曾经在50年代初副主办过“中学生征文比赛”，大约举办过两三次，参加比赛的几乎全部是香港、九龙地区的中学生。

我看过当时的《中国学生周报》，因为它除香港版之外，还出版星马版、印尼版、缅甸版等几个分版，也销售到新马两地来。

由于当时我只是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因此对征文比赛的情况印象不深，不过记忆中倒还记得当时名列前茅的得奖者计有王敬毅、昆南、李英豪等几位，原因是这几位得奖者修完大学课程之后都当上作家，同时也创办过《好望角》、《纯文学》等文学杂志。两个印象凑合起来，令我深深地相信，当年参加中学生征文比赛获奖，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是一项很大的鼓励。

后来组成“学友会”

《中国学生周报》（星马版）于1954年迁移到新加坡继续出版，并且销行至马来亚，当时的许多中学生都成为它的读者，更成了“通讯员”，后来组成“学友会”，遍设于全马各大城市。学友会都出版壁报、油印刊物，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激励，许多学友，因而辛勤笔耕，成长后多人进入报界当编辑，也有许多人担任教师或在各行业中发展，不过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留下不少位乐龄的“资深作家”，都由于学生周报的鼓励而执笔写作，学报的功劳可说可说很大。

我国独立之后，《中国学生周报》迁移至八打灵，改名《学生周报》继续出版。大约在1956至1957年间，举办全马中学生征文比赛，分为高、初中两组进行，公开征文，结果收到数百万佳作，经过评审之后揭晓，高、初中两组，各有十多位获奖者，佳作甚多，洋洋大观。犹记得当时榜上有名的写作人，都是当年刚在文坛启步的佼佼者。全部的名单已经记不住了，不过倒还记得当时在念中学的林木海（慧远）、林克双（林风）、陈慧桦、麦丽芳、林成兴（冰谷）、黄亮高（梁国）、方菊白（方梦）和杨慧玉（于青）等人，都因为获奖而名声大噪，后来都成为马华文坛的台柱。可见征文比赛对于刚启步的写作人鼓励及影响都非常巨大！

23 JUN 2012



正经 800

马汉

书展

最近30年间，书展的风气很盛，在每年之中到处都有书展。

所谓“书展”，是指书籍展览会。“书展”也被称为“书籍展览会”。我认为这个称法更为恰当，说明了书展就是把图书展览出来，同时也让人选购。

这是一种商业性的推销方式，一般上都由书店、出版商以及图书销售商所主办。

规模宏大

在每一年之中，大规模的书展都有几次，由文化机构及书局所主办。规模宏大的书展，每次在大展览厅中举行，主办当局邀约了几十家书店及出版社参加展出，各自展出他们的出版物以及从中国、香港、台湾进口的图书。

一般上的书展都受到读者们的欢迎，原因是书展中展出各种各类的图书，许多平时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刊都有，爱书人获得购买的方便；何况书展上各家书商通常都会以特惠价格优待顾客，让顾客们在便利的情况之下又以优惠价格买到心爱的图书。难怪每一次的书展都挤满了人，大家在四周皆书的环境中选择自己喜爱及需要的图书，然后带着满足的心情把书携带回家，慢慢阅读。

我是个爱书人，自幼就爱逛书店。早年念书时期，每天放学后都不忙着回家，先到书店街去流连。

自从城市中有书展的活动之后，每逢书



展，也必定去逛逛。而且还要在书展的第一、二天，以免好书被别人买去。每当举行大型书展时，我也一定去参观。每一回都约了三几位爱书的朋友，一同去逛，一同去挑选所需要和喜爱的书籍。

买书乐趣

每当买到久觅无处得的书本时，必定十分欣喜，然后跟友伴兴高采烈地交流，分享买书的乐趣。

近年来由于健康欠佳，同时老眼昏花得视觉茫茫，阅读时感到十分辛苦，再加上脚力不足，不能步行太久，也不能站立太久，逛书展的兴趣自然锐减，同时也自己约束自己，叫自己不要再买书了，买了书，没有办法阅读，为何要买呢？

可是，在书展中看到久觅不得的书籍，同时还折扣 70%，还是不忍心掉头就走。最近一次逛书展，就因为看到特价书中有五六本好书，还是赶快买下，带回家里。回家后再三翻阅，未曾细读，已经十分满足了！

2012年3月24日(星期六)

编辑:刘福英

南洋商报 副刊

正经 800

马汉

文艺青年

在我们这儿，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一批爱好写作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的在念中学，有的在念大专学院，也有的已经踏入社会就业了，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喜欢写作。他们在课余与工余之暇，必定勤劳地在写作，作品也经常见报；同时在文艺集会时也必定会出席。

翁诗杰自认文艺青年

人们称他们为“文艺青年”，他们也引以为荣；反正“文艺青年”指的是爱好文艺又勤于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称谓。甚至有人还被称为“文艺青年”而感到光荣。不久之前，马华公会的总会长兼前任交通部长拿督斯里翁诗杰便曾告诉传媒说：“我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可见他也重视这个称谓，也许认为曾经是“文艺青年”是一件光荣的事吧！

不错，翁诗杰在念中学时代便酷爱创作，作品经常见报；念马大工程系时，写得更加勤快，不但写散文，同时也写小说，他的短篇小说经常在香港出版，由徐速主编的《当代文艺》刊登，所用的笔名叫做“方野”。虽然大学还未毕业，他已经是一个名字响当当的青年作家了焉。

早年马新二地的文风很盛，几间著名的华文中学不但拥有“作家级”的教师，也拥有不少的“文艺青年”，正从文坛上冒出头儿，名噪一时。

中学时代便出书

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中正中学便有好几位青年作家，都还在念高中，甚至初中。最出名的就有好几位，其中要数周槃、韵城和吴华三位的表现最为显著。周槃、韵城和吴华，都在念初中三年级便出版了著作，那是周槃的诗集：《孩子座梦》，吴华的小说集：《彭亨河畔》和韵城的《太阳下山的时候》。周槃是新加坡人；吴华是关丹人；韵城则为檳城人。周槃在南大毕业之后，担任督学三十余年，仍然写作不辍，著作有百本以上；吴华回国之后担任华文小学教师及校长，如今已有八十高龄仍在写作，近年间作品一部又一部地出版，真令人钦佩！

韵城原是檳城人，后来回到家乡，不曾升入大学，进入商界，开办餐馆、旅店和戏院。他在中学时代出版过三本小说集，从商之后搁笔不写。他曾经接办《华商报》，出版两三年后才停刊。《华商报》是一份三日刊，每周出版两期，除有杂文版，当时爱薇（方钰）、雅波、马汉（王墨古）等人都应邀在那儿写专栏。

24 MAR 2012



再谈杂文家和著作

早在五六十年代，华文报章的副刊便曾经大量刊登杂文。其中尤以《南洋商报》与其姐妹报：《南方晚报》为最。《南洋商报》的《商余》可说是以刊登杂文为主，每天都会刊登三几篇。《商余》副刊历任主编，从邱衡近（风人）开始，接着彭松涛、洪叔谦，一直到黎省吾（小黎），都秉承了这个传统。在那廿几年当中，刊登过马新两国杂文家的杂文，多得不计其数。

将作品汇集成书

这批杂文家，多数服务于报社及在华文中学任教，其中有多位在《商余》发表作品日多，因此文名大噪。后来他们都将作品汇集成书出版，出版之后广为读者欢迎，销量不少。

除了山东佬、文怀朔之外，吴白鹤出版了《牛溲高随笔》、萧温天的《东西谈》与《食风楼随笔》、方北方的《北方散记》与《笑的世纪》，曾在《星岛日报》担任翻译的冰梅，出版了《穷荒野草》与《99哲学》；伍兹的《百领经》、金榜居士的《读报随笔》、马摩西的《集愚集》、李汝琳的《艰险的行程》、曾希邦的《黑白集》、杏影的《读书与写作》、《书与人》、《趁年轻的时候》，连士升的《南行集》、《闲人杂记》与《回首四十年》、郑子瑜的《猿猴与鸡啼》、陈伯萍（伍兹）的《百领经》、唐承庆（金礼生）的《冷眼人语》（二本）；莫培安的《安先生世界》等等。

至于原名吴之光的方修，大家都知道他是马新两国第一位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专家，殊不知得

他不但是位“红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杂文大师，他总共出版过六七本杂文集，例如：《遯庵集》、《长夜集》、《轻尘集》等等。原在麻坡当记者的李冰人也出过《荷花集》、《踏青散草》和《黑夜无题草》。

特约作者写时评

《南洋商报》在朱自存担任总编辑的时代（七十年代），增辟（言论版），除刊登社论以外，还刊登特约的政论与时评；同时也开辟了一个专栏，名称为：《想到写到》，每日刊出杂文一篇，其中大部分稿件是特约的，同时也较为固定。这个专栏很受读者喜欢，每日刊出的杂文，万千读者捧读不已，基本上的作者除了朱总本身以戴阳署名以外，还有太保（时为商报编辑主任张木欽的另外一个笔名，他还用过牛筋拳士与夏陀罗，写的也是杂文）；张君后来成为一位杂文大师，出过五六本单行本，都十分畅销；谢客（原名吴树的一位报人；后来服务于金融界，笔名改为金鼎）、莫理（即为在下）。此外还有戴文星、初阳与玄阴等人。

事实上我国文坛上写杂文的作家很多，陈雪风、笔抗（范春发）、甄供（曾任道）、伍良之（梁冠中）、洪浪（谭望木）、看看（吴均昌）、雅波（王昌波）、一介（蔡兆麟）等人都是杂文高手，各人都出版过好几本杂文集。

近年间仍有杂文作者崛起，后继有人，日后必定能大放异彩，为文坛增加光彩！

《 商余 》

张木欽 2004 年出版《流花亭》。



杂志社主办的 征文比赛

在过去五、六十年间，香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都出版过好几份杂志，分别为文艺杂、志教育刊物及综合性的杂志。其中有好几份不但经营了好几年，同时也对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例如在香港出版的《当代文艺》，新加坡的《星期六周刊》以及在马来西亚出版的《教与学月刊》。

由徐速主编

这几份杂志，都曾经有过10年以上的出版历史，其中以《星期六周刊》创办得最早，同时也创下20年左右的历史，早期为综合性杂志，50年代末期改为文艺杂志，也维持了好几年的历史，《当代文艺》是香港高原出版社所出版的文艺月刊，由当时最出名的畅销书作家徐速主编，也维持13年左右的光景才宣告停刊。至于《教与学月刊》，是由原在钟灵中任教的潮籍作家萧遥天创办，内容以教学专论作为重点，除刊登探讨古文及古诗以外，也刊登大量青年作者的创作。

《星期六周刊》是当年南洋报社的几分期刊中的一份，每逢星期六出版，历任的主编是薛姓白、姚家福和施祖贤。改为文艺周刊后由施祖贤担任主编，出版五、六年后方告停刊，前后总共创下将近20年的历史。《星期六周刊》转型为文艺刊物后虽不曾办征文赛，不过每期大量刊登马新当时一批青年作者的小说与散文，对提倡文艺创作的工作上，作出巨大的贡献。当年经常有文章在刊上发表的作者计有张寒（张子深）、江川（马汉）、张晋溪（年红）、长青（高秀）、亮刃（黄家桢）等人，当时都只是20岁左右的青年，大部分还在念书，不过已写过不少的小说与散文了。

《当代文艺》创刊于1965年，由于徐速早在50年代已经走红于香港及东南亚地区，他的著作：《星星·月亮·太阳》、《椰子姑娘》及《稻田》畅销各地，名声很大。据说当时新加坡的书报代理商为了争取《当代文艺》的总代理权，纷纷到香港洽商，最后由新加坡一家新创办的“东亚文化事业公司”获得马新二国代理权，每期有6000份的市场。

主办过征文比赛

《当代文艺》月刊曾经主办过三届小说征文比赛，首届征文比赛的题目为：《初恋》，结果反应热烈，获奖者遍布香港及东南亚，马来西亚的艾斯、梦平（马仑）、雅波、梁国、李舒贞（梦平的大太太）都是得奖者，并且名列前茅。接着《当代文艺》又联合了香港“天梭”表行及名牌牛仔褲厂商主办过两次的小说征文，成绩斐然，马来西亚的青年作者得奖的也有好几位。

《教与学月刊》是黄福天所创办的，这位集教育家、书画家、文史家及小说家于一身的潮州文士曾经举办两届的“小说征文赛”，结果应征者数百人，入选佳作也达百篇以上，当时的一批青年作者如郑昂、雅波、梁国、梦平、杨应南、游敏、李牛才、孟沙、梁冠中、郭四海、麦秀、凝秀等人都是得奖者，当时这批青年作者虽然仅有20岁左右，可是却已经名噪一时的青年作家了。



顾兴光与小型报

4月3日下午，吉隆坡白沙罗华文小学教师黎小翠打电话给我，她一开口便说：“马汉老师，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好友顾兴光在今天凌晨逝世了。”

我听后长叹一声之外，还频频问她为什么这么突然，同时心中也在伤痛不已。

连日以来，顾老安息以及丧葬进行的讯息不断见报，顾老的影子也不断地在脑中浮现，心里在想：“老顾是一个名人，不论在政界、报界、商界以及文坛，都是个大名鼎鼎的名人，同时也是个奇才。”

在印务馆当学徒

顾兴光在1939年出生于马六甲，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便逝世了，从此以后，他便在叔父家中成长。当他念到初中二的时候停学，到新加坡去谋生。最早在印务馆当学徒，同时也开始写作，作品刊登在新加坡当时出版的华文小型报上。当年新加坡出版了十份八份的小型报章，发给的稿费，高昂过当时的两份华文日报。许多年轻人都跟小型报写稿。据说当年新加坡的小型报界，都晓得有三个马来亚人写得最多，也最有特色，这三个人都只有十五、六岁，那就是顾兴光，钟正文和在下。前两位都是马六甲人，我则住在麻坡。

后来顾兴光和钟正文都回到马六甲，并且参加劳工党，都曾一度是左翼强人。顾兴光廿多岁时便已经赫赫有名，当选为市议员，并且担任过马六甲市长。

合办华文周报

后来顾兴光从政坛淡出，与马六甲印务馆老板陈秉庆合办了一份华文周报，那是《华商报》，初期是以八开张版本的小型报章、面貌出版。马华作家端木虹（黄爱民）负责编文艺版，约我到马六甲，跟兴光、秉庆结识，并将小说及杂文投寄给文艺版。这是我与兴光兄结缘的开始，虽然彼此都属于“慕名已久”，但真正交游却在《华商报》开始。当时该报有一位女编辑罗彩仙，刚从喼风毕业，这是她的第一份职业，后来曾经为《新明日报》副刊主任，也是歌艺界的宣传大员，笔名叫蓝琪。

稍后，顾兴光与资深报人董伟强等人合办《太阳报》，那是一份三日报；后来《太阳报》出版毛泽东逝世特刊，被内政部吊销注册。檳城的张友群（笔名韵斌）买下《华商报》，改为三日报并在檳城印刷，行销全马各地，畅销一时。顾兴光不但保存了股份，同时也担任执行董事。

老顾每到一报，必定邀我撰写专栏，尤其是《华商报》，每期都在《凉茶档》栏中发表杂文一篇，同版作者当中有雅波和爱薇（方钰），听说都由老顾圈定的。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编辑：刘梅灵

南洋商报 | 副刊

情在人间

渡波



扯断红绳的苦果

马汉兄寄来他再版的著作《风雨人生路》，我马上翻阅，却看到其中一篇（即让自己扯断红绳），是有关马汉的初恋情史。虽然，他在文后说：“亲爱的读者们，请您当我是个‘言情小说家’，上面的故事，就当作是我‘杜撰’出来骗骗稿费的，好吗？”

不过，我相信马汉写的是真实的事。文中的“黎”，是他的女友；当他在拜读学院受训时，她念高三正待毕业，相信当时她不会超过18岁。马汉寄出表白心意的信，她也含羞答应，难怪收到回信，马汉“兴奋得几乎要一跃而登上椰树之顶，然后在树顶之上效法泰山长啸几声，来宣泄内心的欣喜！”

把所有情信烧毁

像琼瑶言情小说般，黎是富家女，而马汉自认是“穷书生”，虽然女的没嫌弃，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大男人，怎能婚后让太太出去做事操劳呢？于是三番四次使出激将法去试探女友，结果自以为的古怪绝招，却埋下日后分手的导火线。

平淡的爱情，如果毫无波折的直线发展，就会索然无味。此时，在意大利学建筑的表哥回来了，他终于把黎娶走。临走前，她把所有的情信烧毁，且哭成泪人。



当然，最感内疚与理亏是马汉本人；不过我看过许多“成功”人士的初恋史，都是不成功的。像许多“传统”的男人，在他们无法保证能让对方幸福与生活安稳，到最后，他们都会选择放弃，让对方自由飞翔。男人是否因此而“伟大”，不得而知；而女的是否因男的放弃而寻找到幸福，亦无从得知。但可知的是，双方都会因曾拥有过一段美丽的日子，而留下一生难忘的回忆。

其实，分手后，男女都无须自责过深，理应祝福对方。男女相爱而无法走到最后，那是“有缘无份”，洒脱些罢，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够了。虽然“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但又能怎样呢？当你步入人生的黄昏，你只能坐于夕阳照耀下的藤椅，静待黑夜的来临。



29 MAY 2012

《 商 余 》



再提马汉

• 雅波

马汉兄在临终前，曾给我写来几封信，他似乎已知自己时日无多，所以苦苦挣扎，想多活几年。他在信中说：“动过手术后，希望尚可苟延性命，世间尚有值得留恋之处很多，还希望能多活几年也。我的外孙（即女儿的儿子），刻下在念学院，希望能看到他升大学……”

由此可知，马汉的“牵挂”可真多，由于肝脏长出赘肉，须割除，共花了12万令吉，马汉不禁问我：“您看，这可印多少本书啊？”在如此严重病况下，马汉仍担忧马华文学作品出版的“窘况”。可知，马汉的一生，都在为马华文学的推广而活。因他说：“我则一日不写稿，就毫无兴趣了。我替南洋学生当顾问，并写稿及批改作文。”

虽在养病中，他仍然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他的近况，他当时说，手上还有三本书和两本儿童小说，正赶工制做，相信可在六月份之前出版。等到出版工作完成后，八月份再到首都出席世华（亚华）作家协会大会，领取“文学终身奖”之后，就了无心事，随时可以向阔君报到了。可惜，马汉等不到八月就“悄悄的我走了”。

令人唏嘘的是，马汉无奈的说：“我无宗教信仰，既无法与在天堂的老伴相聚，也不知要向那位造

物者报到？”无人可了解晚年“老人”的“空虚”与“恐惧”，真诚希望马汉能与夫人在天堂相聚，好让我们在尘间为他高兴。

提到我信仰的神，马汉曾戏说希望我的神能保佑他，我忙说，一定能，因为我们尊敬的神祇皆是“发大悲心”的，不论你信不信祂，祂都会一视同仁的庇佑你，不论存殁也。

马汉感到骄傲与光荣的事，是他拥有八个孙儿女，这是他拥有最大的一笔“资产”，所以他年轻时，劝我们多生育，而年老时，又催我们多添儿孙，可真是个很传统的老好人。因他深刻明白与了解“独子”的为难，尤其是“老年得子”的巨大期盼，读过马汉的“自传”，该知他是用心良苦，总希望大家无“后顾”之忧。不想重复使用“一路走好”此丧家惯用语，因我知，马汉走得很好，至祷。

（写于13.09.2012，此稿未曾发表）



马汉寄给雅波的亲笔信函。



松柏教育中心

Pusat Tuisyen Seri Melodi (SRJ1169)

83-8-128, Jalan Masjid, Taman Melodies, 53128 Jalan Bahru, Jalan, Malaysia

Tel: 897-3341(31) Fax: 897-3313331

网电地址: 网电地址: 897-3324133 Handphone: 012-7729823

雅波兄: 您好! 在春节期间, 接到您的电话, 原本应该与您聊聊天, 无奈当时我的儿子、媳妇与孙儿女(现有孙儿女8个)正在家中, 孙儿女们嬉戏, 笑声与噪音交加。
2007年在患癌期间, 接受化疗, 听觉已丧失, 因此无法听清楚您说的话, (我有装耳机, 不过人声听不清, 有时也听不清了!) 无法跟您多谈, 十分抱歉!

我在5年多以前(2007年8月)患上鼻咽癌, 经过化疗(化疗至今), 庆幸能够活到今天; 可是3个月前又发现(通过拍鼻咽)肝上长出赘肉一块, 花了12万令吉(总高: 可以而生久寿来!) 经过割除, 割下后在原处, 希望尚可再活许多年! 期间尚有值得留恋之处很多, 还有几个小孩, 几个也! (我的孙儿女——即我的孙儿, 已念完中五, 孙儿在念学院, 准备升读大学!)

马汉寄给雅波的亲笔信函。

松柏教育中心

Pusat Tuisyen Seri Melodi

10A/10A, 1008/100A Jalan Mawati, Taman Melodies 40700 Johor Bahru. Tel: 07-3341233 Fax: 07-3332233

这些年来看到吾兄忙得团团转，
还辛勤笔耕，十分佩服！隔则一日不写
稿，就竟无话可说了！（如前次产生疑问，并想
给马汉写信）
马汉上还有三本书和2个心语日记正
在赶工制作，相信可以6月份之前出版。到时
当多奉请您指正
马汉以上所谈的书出版了，8月份再到
首都（马）作家协会大会，争取与马汉终身
成就奖，就了无心事，随时可以向（马）商
限到了！（马汉无言以对，既无话不在天堂的
老伴相聚，也不知道向哪位造访者问
了！）每每至此，马汉眼眶也颇多泪水，
如果能下更好，很多老友都迁居此地。总若
到马，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
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
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马汉
2014年3月10日

马汉寄给雅波的亲笔信函。



第12届中国西安文艺艺术节

中国文学界协会 2010-10

雅波兄：谢一亨赠大作《词选》。

您真是干劲十足哩！

谢一亨《词选》百元价，出版
经费。这项《词选》行销，获得良好
的响应。在书友们及互信日中（更有
成书）的赞助下，共获读者集资
，加上出版社的赞助，目前已有5万余
元，完全可以一夜印刷4-5万本了。现
在已在排版、排版中，预料可以在明
年在书报亭前后上市。《文粹》也
将列为重要首卷，书中收入作品40多篇，包
括《干劲十足》《词选》，以及《词选》（当时在
高知刊出）一般。

马汉兄：希望您的再惠赠了！
（世界）2010年 或者您可以帮忙新桥新桥也！
马汉兄：希望您！
11/11-10

马汉寄给雅波的信函封面。

孙建基 (马汉)

SENG SOK PUANG

38, Jalan Chengal, Taman Melodies,
8025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607) 3334731 H/P: 012-7729833

Malaysia 2000 Malaysia 2000



Kat: 王波 (雅波) 先生

En. Wong Ah Lek

4, Tingkat Satu

Jln. Waj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2008 戊子年

年度文化

过汉



特辑 1



文学 Q & A

编者：请说说您人生的辉煌时期。

马汉：我一生喜爱写作，并以当作家作为终身志趣，除教书之外，也在过去 50 年间，几乎都在写作，为各报章写稿。因此，人生的所谓“辉煌时期”全与写作有关。

大致上，可分为几个阶段：

(一)年轻时代：我在念师训时期（1958-1960）便竭力写作，当时作品很受报刊欢迎，这段时期，可算是人生第一个“辉煌时期”。

(二)青年时代：即 23 岁至 40 岁期间，作品常发表于南洋、星洲、蕉风等刊。

(三)中年时期至老年（1980-2007），尤其是 1991 年至 2007 年为最旺盛，可说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文粹第 13 版）





作品与家庭 的关系



(文接第11版)

05 FEB 2008



马汉

：1980年至1990年，除写杂文、小说之外，更侧重于儿童文学创作及儿童读物的编写工作，也涉及出版（即陕西出版社，出版过不少儿童读物、参考书和文艺书）。

1985年以后，《青苗周刊》创刊，每期替它写至少3篇儿童文学创作（其中有连续刊出的小说）。1991年提早退休，不再担任小学教师，转入出版界，1991至1994年3月，担任《新明少年》主编，开始将我办儿童刊物的理念发挥，虽客观条件不佳，可是却可自由发挥，因此让许多人晓得我会办（编）少儿刊物，也能写儿童文学作品。

1994年5月至1995年4月，担任《青苗周刊》编务顾问（受薪）（策划并撰稿），同时担任新山新时代出版社编辑经理，负责少儿读物编写及出版工作。（至1996年4月30日）

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4月30日，担任彩虹出版社高级编辑，负责策划德麟文丛、儿童文学丛书工作（包括策划及编辑）3年间，负责出版百种以上丛书。期间也为《青苗月刊》及《南洋学生》撰稿，包括儿童文学创作及作文辅导。此外，也开始开班教导学生写作。

1998年10月1日与子女创办“松柏教育制作有限公司”及“松柏教育中心”（补习中心）专营视听教材出版，担任公司的董事主席及教育中心主任。

同时继续为《青苗月刊》及《南洋学生周刊》撰稿。

2001年出任嘉阳出版有限公司编务顾问，并于2003年1月开始，创办《嘉阳小作家》月刊，担任主编至2005年12月，2006以后担任该刊首席编务顾问（受薪，策划及撰稿）。

自2004年1月开始，兼任《青苗月刊》及《南洋学生》编务顾问，协助策划及编辑学生作文辅导及儿童文学创作。

因此，自1999年至2007年，可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这些年间，也陆续出版了不少的文艺书、儿童文学创作及作文辅导书。更于2007年1月间，出版《马汉少儿文学全集》（共12册）。

完成了自幼的“作家梦”，也发挥了对文艺书及儿童书刊的编、撰、出版经验。人生至此，还能再有什么奢求，可说是于愿足矣！

编者

：您作品的丰盛，与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

马汉

：我的大半生，特别是幼年到中年都在穷困的生活中挣扎，因此接触到的人群也多，又复杂，经历的事也多，对我取材不无帮助。此外我自幼爱读书，也读得很杂，再加上我的性格内向，因此能默默工作，静静思考与观察都使我能多写。同时一生又在教书，时间充裕，不爱运动，少社交，使我能静心思考与写作。

（上，待续）

马汉著作



马华 儿童文学评估

编者：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文学？家庭？事业？

马汉：我的志愿与最大兴趣在于文学，因此比较重视我的一点儿小成就；长时间的学习与工作，促使写作、编书等也成了我的专业。

至少我的家庭生活安定、平静，对我不无帮助，至少我能安心地读书、写作。我的子女勤奋好学，4人之中一名博士，一名硕士，一位学士和一位学院毕业，也算是我的小成之一，因此，虽然我在文学上成就不高，总算不至于文白卷，家庭和气融洽，子女的本性善良，人品不差，都令我聊以自慰。所以虽然年老了，难求突破与发展，我还相当满意，认为不枉此生！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绝无虚伪。如果我能重新来过，我一定会努力追求更高的成就，可是毕竟年华老去，只能讲出由衷之言了！

编者：请评估马华的儿童文学。

马汉：在马华文学界，很早便有作者在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早在60年代，马汉、年红、马仑、流芳（陈孟），曹莽等人都勤奋地创作；接着爱薇、文戈、艾斯、高秀等人也加入队伍。当时的文艺版、期刊、副刊（尤以南洋高报的《少年乐园》版最积极刊登），因此上述几位很早在60/70年代面市便出版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集子（如马汉的《鳄鱼王子》，年红的《黄瓜公主》、流芳的《金色的马》等，马仑的《小孩札记》、《新马岛的故事》及曹莽《金宝的刘茂发，已作古多年》都是先锋部队。

我认为这几位乐龄作家(文戈、艾斯时年仅50余岁,尚属中年,当年还是青年作家)都有相当多的作品,成就虽各异,可是肯定都有出色的作品。另外,梁志庚专写童诗及创作理论,很有成就。

自从儿童文学受到重视之后,福联会与国台联总在80年代初设立[儿童文学出版奖金]及[儿童小说创作比赛]之后,加上近年间,出版社如彩虹、嘉阳积极出版,又有不少新人涌现。其中如高崇玉、舒颖、郑秋萍、郝眉(一口气出版了二十多本专著)、周锦聪、刘雅琳、蔡妮真、庄松华、庄华兴、洪金春、张依萍、杨世康、孙彦庄等人,都有突出的表现。

近些年来,上述老、中、青作家无论在取材或表现方式上都有很大的进展。其中马汉以生活故事为主,并涉及民间故事的改写等等,爱薇以华族文化、故乡等为主,年红有较多小说取材自学校生活,马仑也以学校及家庭生活为主,各有特色。(马汉因顾及少儿阅读兴趣及市场需求,涉及范围较广,不过还是以小说为主,近年间取材较新,也从新闻中取材写了不少爱心故事)。

年轻一辈作家取材更广更新,其中有科幻意味的小说,同时也远离“主题至上”及“说教”的意味,呈现方式也多样化。

如果要受到巫、印裔(其中有多篇小说已译成马来文,并由语文局出版)孩子欢迎,题材应该宽广,而且故事也不要限制于华族的生活圈子,如年红的《浪花河》、马汉的《多事的旅程》等书,前者以三大民族的孩子作为主角,富有环保意识与鲜明主题,后者则以我国名胜风光为经,学生旅途中发生的事为纬,并且注重趣味化及多样化的情节。孙彦庄的《永不放弃》写一位患了骨癌的小学生在医院病区时所发生的事,书中有华族医生,有巫印裔护士,故事也曲折有趣,值得推荐及重视。

12 FEB 2008

(续完)



家乡的一条食街

散文

◎马汉

05 FEB 2000

晓得城市中有一条摆卖着各种可口美食的“食街”的时候，已经是个11、12岁的小童了。那是50年代的初期，我可以和游伴在城中随意溜达，不再只限于住宅与学校往返的路途了。

当时，父亲除了在二马路一家米粮及运输公司担任“财副”之外，晚上还到亚细亚务街口劳工司侧旁的一的代理“红猫”晒香烟的商店去当夜班理账员，以增加收入。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到那儿去，等到9时许他工作完毕，牵着我的小手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去，唉！那儿正灯光辉煌，人潮不断，与父亲工作的那一边的街道截然是两个世界哩！

这边闹不但灯光辉煌，人潮不绝，而且街道的两岸，有几乎20个美食的档子正在营业，一档档的摊贩正在忙着煎呀、炒呀、捞呀……炭火正在炉灶中延伸着火舌，吱吱喳喳的油炸声，一股股香浓的美食香味更随着飘逸着的空气扑进行人的鼻腔之中，行人之中有几个不被引得垂涎口水，食欲大动的呢？

我还深深地记得二马路——慈兰涌边正把食街切成两段，朝向麻河的那一边只有三几档卖艇山竹土产和凉茶的档子，朝向四马路胜利戏院的那一段就是最热闹的食街了。在与三马路交界的街口算是当年最大的档口，那是一家广东大炒档子，掌铲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广府妇女，每天晚上都见到她挥动着手中的铲子，将猪油在镬中煎炸成滚滚的油，然后加入料子、面或米粉。炒成一碟碟或一包包的炒面或米粉，另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菜肴，例如炸肉、排骨、蒸鱼等等，只是当年年纪小，父亲的经济能力也有限，不曾光顾过。广府娘的档子规模大，伙计也多人，在侧旁咖啡店的骑楼下还摆了三两张椅子，让食客坐下享用。外还有不少人守候在档口前面，等待着她炒好包好了，带回家去的。父亲和我经常“打包”回家和妈妈一块儿享用，当作夜宵。

广府大炒例旁的一家“蚝烙”档子，生意也很好。“蚝烙”是潮语，其实就是蚝煎。将生蚝加蛋加薯粉煎炒成一大碟的美食。原也是我家三口子所喜爱的美食——“蚝烙”原本就是潮汕美食，从“唐山”来的潮州伯和潮州妈怎会忘记呢？还记得当年掌铲的潮州阿伯是个年逾半百的“老板”，只见他身穿背心短裤，骨瘦如柴，一看便可断定

是个“鸦片仙”（有鸦片烟瘾的人）。只见他使劲地煎着炒着，忽而

将鸡蛋击破投入镬中，再见他急急

抓起一小撮生蚝投入，再加

酱料辣酱，炒得吱吱有声，

香味四溢，再加入薯粉，再

炒三几下，一碟香喷喷的

“蚝烙”上桌了也！记得当时

“潮州老板”手下的“火

头军”——专司发火的也是个

“潮州老板”，外观跟掌

铲的一模一样，不用说，也是个“烟屎伯”（鸦片烟瘾者）。

（上）

还记得那“沙爹碌碌”，当家的是“沙爹碌碌”世家的第一代杨老板。他将这味美食从潮州带到番邦。当时老板年方中年，档子还是用双扁挑负着，沿街叫卖，夜间才摆到美食街上，通常很早就卖完收档了。

此外，还有对面街的炒果条、牛腩面、鸡饭、鸡粥、大麦磨（粥）、黑糯米、辣沙、油炸鬼……都是各有特色的小食，其中包括潮式的、福建式的、广府式的、海南式的……应有尽有，十分齐全。除了广府炒米粉、蚝烙和沙爹碌碌之外，我也爱吃潮州牛腩米粉和广府鸡粥。记得那位卖牛肉米粉的潮州阿兄当时才30出岁，是个大块头。他每晚赤着胳膊，全身肥肉，且是朱褐色，口中衔着一支土制的雪茄，不苟言笑，只要客官吩咐：“牛肉果条、生肉、加牛百尺（牛肚）、牛筋……”他便照做如仪。其间也有粗声粗气的“潮州怒汉”型壮汉，一屁股坐下，便大声呼喝道：“牛肉果条，加生肉，牛

百尺，再加一条又粗又大……”有一回我忍不住了，偷偷问那位摊贩：“又粗又大是什么来的呢？”虽然我问得很斯文，也很小声，摊贩却用他那把足以媲美和尚鲁智深的声音回答道：“牛鞭啦！你要不要？”说完用古怪的眼神望着我，害我羞得低下头半天不敢说话。

我还喜欢吃那家在牛腩米粉旁边广东鸡饭和鸡粥档的鸡粥，特别是下着霏霏细雨的夜晚，父亲做完夜工，用大阳伞遮护着，父子俩走到鸡粥档，叫了两碗鸡粥，然后往商店的骑楼下那几张矮脚桌子坐下来。等到一碗热腾腾的鸡粥送上来，吃着那带着鸡肉丝的粥，既鲜美又暖和，真是甜在口中，暖到心里，真个是至今难忘哩！

记忆中的美食街——一个美好的回忆，她不但曾经给我提供了果腹的美食，也夹着深深的父子情。曾几何时，随着岁月流转，美食街上虽然仍旧摆卖着各色美食，可是记忆中的那几位亲切的摊贩，他们所烹调的美食，已不复在了！更何况岁月无情，刻下自己已是古稀老人，一切唯有在回忆中寻找了。

记得当年父亲告诉我：这条街是康坡的特色，从战前就享有盛名，潮州人叫它“好食街”，广府人则称它“为食街”，倒不曾听说有个粗俗的“食吃街”名号哩！

(下)

12 FEB 2008



我的60多年 老友马汉



◎年红（本报特约）

(1)

马汉和我，都是1939年出生，同住麻县内。小学时曾同校（中华小学，后改名为化一小）；麻坡日间师训学院受训时，又同班。毕业后，他调派到郊区去执教，而我则留在市区服务，但两人都住麻坡，经常都在一起；关心的、谈论的，几乎都是文学与写作的问题。

他在1959年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听来的故事》，由于出版者是香港的艺美图书公司，师训学员都对他肃然起敬。在我们华文组，讲师和同学都把他当成“文艺青年”（当时，他很不喜欢人家称他“作家”）。那年头，写作的风气很盛，在我们班里，张亚明、马春成（春生）、刘江和我等都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课余便经常在一块；而他，无形中便成了一种凝聚力，把我们引到他在金枝路的板屋去欢聚畅谈。后来，在《蕉风》主编黄圃的鼓励 and 策划下，马汉和我还创办了小型文艺刊物《新潮》。当时，他任主编，而我则当社长。那两、三年，在麻坡市区，经常可以看到推着自行车的社长，伴着步行的主编在为出版和发行的事忙碌。（马汉至今还是不会骑自行车，也没考过驾驶执照。）《新潮》停刊后，我们仍旧经常在一块儿。1967年，我买了“野马哈”电单车，过后，就经常载他出街……。

1972年，我突被调升巴口铺南学校校长，当时，他就在该校执教。一下子，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还好，我们依然是好友！

后来，我调去属嘉加亨华文小学9年，又在东甲任职11年。这20年间，虽然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但是很少见面……。

(2)

马汉对编辑刊物的兴趣一直很浓，而且负起编务之后，干劲十足。他曾担任过几种少年儿童文学副刊和丛书的工作，经常向我邀稿。他邀稿的手法很高明，有时为了一两则短文或寓言，或是三两首童诗，他可以写一封2、3页的长信，以诚感人，偶尔还会发出“SOS”的求救讯号。

他在主编《新明少年》的时候，正是我在校务和教育局工作最繁忙的日子。可是，一收到他的信，总得减少睡眠时间，给他赶稿。同时，我也知道，他对我是有所期望的，我绝不能马虎了事，或敷衍以对。其实，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下一代：希望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去提供孩子们一些优良的精神粮食。后来，他主编《嘉阳小作家》，也从未忘记过向我催稿和要求提供意见。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主编的刊物，经常有我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他创办长青贸易公司，出版“青少年丛书”。他写信给我，坚持要有我的集子。我只好将教育广播剧本集《小飞侠》交由他出版；90年代他为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主编的《世界华文少儿文学系列》，也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一把大雨伞》和寓言童话集《礼物》。

(3)

有文友对我说，马汉的脾气不好。但是，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倒很少在我面前发大脾气。只有一次，他要求我去向彩虹出版有限公司说情，让出《多事的旅程》。

05 FEB 2008

《恶婆婆变疯子》和《家是温暖的》3本书的版权，允许他出一套完整的儿童文学作品集。我虽然依他的要求做了，但不成功。那回，他可真个动了肝火！后来，爱霞再替他出面，结果总算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和我似乎有个共同点，做起事儿来，常会忘我，全神投入，不可自拔。我的身体还好，可是他的健康并不理想。因此，他曾在2000年7月30日清晨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决心退出作协理事会，不为什么，只是想到时间已经不够支配，加以过度劳累——几乎在过去22年间，天天如此，体力与精神已每况愈下，要不如下一些事务，那是非常不智的！半生牛马，好不容易才让4个子女受完教育，到头来，又是两袖清风。近年来，生活较为顺利，是应该赚取老本的。问题是，万一‘积劳成疾’，则老本又有何用哉？因此，我决心静守家园，竭尽本分，希望这么一来，才能再多看几年人世间的美景……。兄台有南下之时，卧被冗一会，自然仍能促膝谈心……。”

没想到，他果真“积劳成疾”。庆幸在新年伊始收到他寄来的一封报喜信：

“……我在12月31日上午收到一份‘新年大礼’——我的癌症医生通过镭射、检验之后，告诉我说：‘恭喜你，你的癌症已治愈了！’我真开心！虽然花去了几乎10万马币，不过总算治愈了，真是感谢主呀！”

写信日期是2008年1月2日清晨。可见，他是急不及待地想让老友也开心！

(4)

2004年，我在山东大学主办的“第2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印尼万隆举行的“第9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提交的论文《期待高飞的翅膀》里就特别提到马汉。我认为“他已为马华儿童文学发展开辟了重要的篇章。”

05 FEB 2008

自从他在1962年出版了《漫游马来亚》和《鳄鱼王子》以来，他就不曾间断地在儿童文学方面作出奉献，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也正因此，很多读者倒忘了，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杂文家和散文作家。

[15/1/2008 凌晨雪纪城]



马汉夫妇与黄发歌（左）及黄静（右）合影。

05 FEB 2008



圖1968年，南馬文友在麻坡雅集。前排右起：馬漢、謝有喬、年紅、黃崖、游枝；
后排右起：黎茂忠、馬仑、張亞明、梁志
庆、蔡淡、徐清夷。（照片提供/年紅）

我的爸爸

散文
◎ 孙彦庄



特辑 2

记得当年年纪小，我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我如此开头：

“那被太阳染黑的圆圆脸庞，鼻梁上戴着眼镜，镜框内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就是我的爸爸：马汉……”然而，今天的我，该如何开头呢？

几十年来，我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爸爸。小时候，我常和朋友们说：“爸爸说……”。在马大中文系上课时，我的讲义似乎也充满了：“爸爸说……”这些年来，我常和孩子说：“外公说……”。有一天，最常挂口的，将会是：“外曾祖父说……”

爸爸的“说说说”，令我现在要说的，说也说不尽……

据说我会走向文学及学术的道路，只因为“爸爸说”。脱却记忆的面罩，出我的是兄弟和我天真的脸庞，跟着爸爸参加他的文友聚会。常常，我们坐在麻坡书店的地毯上，一边看《儿童乐园》、《南洋儿童》、《世界儿童》，一边听爸爸和朋友谈文说艺和进行出版工作。

爸爸也爱在书房里指着报章及刊物的作品对我，说：看！这是陈雪风张景云宋子衡云里风爱薇写的、那是温任平小黑文龙商晚筠刚发表的……也翻开从书架上取出的书，说：看！这是彭达士升方北方黄思琦写的、那是方修徒拓梦平编的……我依然记得，他的镜框里闪着谦逊睿智的目光……

每个人都认为我在爸爸耳濡目染之下，研究马华文学。因此，在获得博士学位时，记者问我何时开始研究马华文学，我打趣道：“从幼稚园开始！”

近年来，我开始研究《红楼梦》。在参加中国学术研讨会前，我赶着写一篇论文，马大图书馆却没有重要文献。没想到，周末回家时，我在爸爸的书架上偶然瞥到一本陈旧的书，正是我急需的文献。当时，弟弟问我为何眼眶中闪着亮光？其实，闪动的是激动的泪花。我在书房偷偷揩泪：原来，几十年前，爸爸就为我准备研究资料了……

有红学家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他的父亲曹颀。尽管旁征博引了许多文字以证实他的这一观点，但被很多学者推翻。我的作

品不是经典之作，不会引起大师的争论。然而，我愿意告诉大家，我的小说散文论文似乎不是我写而是爸爸写的，只因爸爸当年的“说说说”，仿佛是握着我的手，教我挥笔、执笔、落笔、运笔写轮廓、一个字一个字、在白纸上留痕迹……

爸爸常提起当年《学生周报》和《蕉风》社长姚拓等人在50年代举办的<校友会生话营>和60年代的<青年作者野餐会>，带给他无限的快乐，推动他从事写作和出版工作。

也因此，他在70年代召集了《好学生》刊物的全马优秀小记者，开始文友聚会。领导人是目前嘉扬出版社社长许育华，年少的我和兄弟们，也和全马各地的文友们一起轮流筹办。从新山、哥打丁宜、居鑾、波德申、金马仑到浮罗交怡（我们改名为“浪敲屿”）、哥打峇鲁……之后，多半的文友搬到八打灵和吉隆坡，随时都进行文友小聚。

转眼间，参加聚会的文友们，从背着沉重书包的中学生，转变成目前学术界分子，其中包括孙春美（新纪元）、林春美（博大）、何国忠（马大）、林建国（台湾交通大学）、潘碧华（马大）、汤玲玲（新加坡国大）、祝家华（南方学院）、庄华兴（博大）、刘香伦（玛拉）……，以及商界出版界医学界教育界报界的张永修、水流星、陈淑莉、陈伦斌、林天拱、程可欣、蔡耀庭、方陆、何广福、林锐仁、林义杰、黄丽霞、吴德福、李汉民、赖国芳、朱进兴、石得发……

当年在我踏入马大校园的那一刻，和其中几位相遇，每一张脸，都荡漾着快乐。如今，有些成了我的知己，常进行心灵分享会和婆妈叨叨。有些成了我的同事，一起进行学术研究和带领学生创作。我告诉大家：“正当少女时，我爸爸连我一生的知己和同事都为我安排好了。”

去年，许育华和何国忠连同我的兄弟们，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筹办“马汉儿童文学双年奖”，表扬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家的杰出成就，并鼓励他们继续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每一届得主一位，奖金两万元。

12 FEB 2008

爸爸感到很欣慰：“30年前我才请大家吃七毛半一盘的炒面条，今天……”然而，文友们都认为，爸爸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美丽，令大家把快乐洋溢成文字，成了马华作家。

因此，去年水流星^{was}大家：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马汉当年更执一调，育华房督房庄向前冲，雏形文友聚会很成功从此天南地北有吾路，马汉成了文友老祖宗！

马汉老师，谢谢您！让我们的青春不留白，且回忆充满缤纷色彩，交到好友知己最开怀！

每年年底，我们几个相助相契好友知己，都带孩子去酒店谈通宵。在孩子们进行聚会时，我们畅谈当年的聚会，表情随着每一个画面的变动而舒坦、而陶醉。而当年爸爸提起他们的聚会时的表情，仿佛天地间混沌初开、一线天光俨然显现，也融入我的回忆中，与我的回忆交叠映现……

研究《红楼梦》时，我看到<好了歌>的其中一段，感叹万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我不知道在爸爸眼中，我是怎样的一个女儿。然而，今天爸爸的“说说说”中仍然包含了无数的美爱。每一句问候，每一句关怀，都是一瓣瓣的心香，萦绕我心头，令我心如木泛波数，波动不已。我，仿佛还是一个小女孩。

不久前，爸妈、朝耀、孩子和我一起吃早餐。爸爸扬了扬手中的报刊，对外孙说：“Bye 你的作文刊登了……”过后，孩子的同学们簇拥他拿到南洋商报稿费，他告诉大家：“外公说我会得到稿费，果然拿到了！外公说，中间一句可以再修改词汇。外公说，伏笔用得不错。外公说，结尾……”

我仿佛看到爸爸的手，紧握我的手，两只手一起紧握孩子的手，教他握笔、执笔、落笔、运笔……

12 FEB 2008

12 FEB 2008

马汉主编的刊物、副刊与丛书

序号	书名	性质	年份
1	新潮月刊	小型文艺期刊 (10 期)	1962-64
2	生活杂志	综合性期刊 (1 期)	1966
3	儿童乐园 (副刊)	建国日报儿童副刊	1977-78
4	少年广场 (副刊)	建国日报儿童副刊	1977-78
5	学园 (副刊)	建国日报儿童副刊	1979-82
6	好少年月刊	少儿期刊 (共 14 期)	1979-81
7	长青青少年丛书	少儿文学读物 (共 9 本)	1982-85
8	世纪文丛	文学丛书 (共 20 本)	1982-93
9	新亚马华文学丛书	文学丛书 (共 6 本)	1989-91
10	新明少年周刊	少儿期刊 (一百多期)	1990-94
11	故事大王丛刊	故事丛刊 (4 本)	1994-96
12	笑话大王丛刊	故事丛刊 (2 本)	1994-96
13	动脑筋大王丛刊	故事丛刊 (2 本)	1994-96
14	德麟文丛	文学丛书 (4 辑)	1995-98
15	世界华文少儿文学系列	儿童文学丛书 (30 本)	1997-98
16	嘉阳文丛	文学丛书 (1 辑 10 本)	2002
17	嘉阳小作家 (月刊)	儿童文学及作文辅导期刊	2003-05

马汉文艺著作

序号	书名	性质	出版者	年份
1	听来的故事	小说散文合集	香港艺美图书	1959
2	归来	中篇小说	蕉风	1961
3	新的信心	小说集	香港新月	1962
4	美好的时刻	小说集	新绿	1962
5	得与失	小说集	今天	1975
6	天空亮话集	杂文集	今天	1976
7	凉茶集	杂文集	马作协	1982
8	无言之歌	小说集	长青	1988
9	坐井集	杂文集	新亚	1989
10	管中窥豹集	杂文集	马作协	1993
11	文学园墟	文坛掌故	松柏教育制作	1995
12	马汉文集	小说集	中国鹭江	1995
13	立此存照	杂文集	嘉阳	2001
14	风雨人生路	散文集	嘉阳	2002
15	文林杂忆	文坛掌故	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8

12 FEB 2008



■ 10年前，马汉与女儿彦庄到南京出席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合影。



■ 马汉著作

2012年6月19日

马汉往生后的

新	花
闻	好



现场义卖书籍捐南院 明追思儿童文学家马汉

（新山20日讯）马华文学奖得主、著名儿童文学家马汉老师（孙述善）昨晚逝世，享年73岁，家属将于本周五（22日），晚上8时，在新山中华公会锦裕亭举办追思会，现场将义卖其书籍，所得将全数捐作「南方大学学院教育基金」。

孙述善三儿子孙彦彬说，父亲在11天前因腹部疼痛至极而入院，后来确定是大肠阻塞而肿大，必须进行切割手术。

「手术虽成功，父亲在手术后也恢复意识，但因心脏承受不了导致血压不稳定，在第5天后陷入昏迷，昨晚9时10分离世。」

无法亲领终身成就奖

他表示，父亲生前已交待身后事，家人也在其书房中发现他所交待的事，因此一切将按照父亲生前意愿。

「父亲留下了两个遗愿，即还有一本在松柏文丛系列下的书籍《情牵潮州》未完成，那是我和父亲共同撰写的。我将继续完成剩余的20%，并将于8月在新山主办的第73届马潮联会代表大会上，推介上述书籍。」



孙彦彬

孙述善三儿子

他指出，另一件遗憾的事，就是父亲无法亲自接领2011年获得亚洲华文基金会所颁发的文学终身成就奖，该基金会将在今年来到吉隆坡，届时他将代表父亲领奖。

「家人将收集父亲生前资料和作品，在本周五的追思会上展出，并将书籍义卖，最后会把所得都捐赠给而设立的「南方大学学院教育基金」，聊表心意。父亲不久前在南院演讲，他当时说，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自己能在大专学院演讲，深感荣幸。」

孙彦彬说，父亲灵柩将停放在新山中华公会锦裕亭，本周六下午1时举行，火化后摆放在4年前去世的母亲灵位旁。



马华文学奖得主马汉老师生前勤于创作和写文章，发表过很多儿童文学创作。



资料档

马汉老师于1939年出生于利丰港，生前育有3名儿子和一名女儿。初中毕业后，进入师训学院，任教多年至1990年退下杏坛后，1998年成立松柏教育中心，担任华文作文班导师，在补习中心教写作。

他投入一生心血于教书和写作，自中学就勤于创作和写文章，发表过无数儿童文学创作。其部分著作曾被译为英、

一生教书写作

巫文，并且还发行至中国、香港和台湾。

他曾创办学生、少年周刊，如《新明少年周刊》、《好少年月刊》、《小作家月刊》，并长期替金马投稿的小学生批改作文。他曾于2007年8月罹患鼻咽癌，惟之后已康复。

他曾在2008年荣获第10届「马华文学奖」、2010年荣获第8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至今最畅销的儿童读物为《读老师与魔鬼班》，销售量达5万本。

21 JUN 2012

— 兒童文學家馬漢南逝 —

中國報

2012年6月21日

2012年6月21日

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2012年6月21日



■马汉离世后，孙彦彬才发现原来父亲已“策划”好自己的身后事，不用孩子们劳心。

21 JUN 2012



■马汉的作品，深受爱看书的小学生喜爱。

◆2012年6月21日◆



近期以版稅計書酬 馬漢重感情不計較

【報導】◆黃春梅

【攝影】◆王永明

（新山20日讯）儿童文学家马汉一生创作无数作品，声名远播海内外，却在近期才获以版稅方式计算出书酬劳，体现大马文坛的苦境。

然而，马汉的三子孙彦彬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父亲从未因此感觉被剥削，因为许多出版社的经营者其实是父亲相识多年的朋友，重感情的父亲因此也未计较太多，而且他也深明出版社的困境，所以向来都欣然接受他们开出的条件，毫无怨言。

马汉自小学五年级开始投稿后，即因卓越的文学天份，被各大报章与出版社赏识，进而出版了30多种儿童文学故事书、百种以上的儿童读物及超过40种的参考书与作文辅导读物，陪伴许多小学生度过快乐的读书时光。

週六舉辦

由于故事好看文笔流畅，这名著名的“孩子王”所创作的故事书，深受小学生欢迎，不停再版，至少都有近万本销量。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鍾老师与魔鬼班》，更创下5万本销售量。

若以现今流行的版稅方式计算酬

劳，马汉绝对可以“猪笔入水”，但孙彦彬透露，父亲向来都把版权卖断给出版社，只有近来出版的作文辅导书，才以版稅方式计算酬劳。

“父亲也明白，因为人口的关系，中文市场其实很小，尤其现在的小孩诱惑太多，真正爱看书的不多，市场还得面对外国书的竞争，所以出版社经营著实不易。”

马汉于昨晚约9时10分病逝，享年72岁。其孩子今早在父亲的书房，寻获他之前交代的“后事安排”文件夹，里头有其遗嘱、自己拟的讣文等，也交代自己把遗照放在哪。

马汉的灵堂设在新山中华公会锦裕亭第一及第二格，周五（22日）晚上8时举行追悼会，周六（23日）下午1时举殡。

21 JUN 2012

年紅：小學時瘦瘦小小 中學展露文學天份

同为儿童文学家，与马汉有60载情谊的年红（原名张发），笑言这名挚友小学时长得瘦瘦小小，和现今的身形相距甚远，也不懂得骑脚车，至今依然如此。

至于马汉为何不学骑脚车，他直言大伙儿都没问过，但哥儿们极讲义气，和他出门时就推

著脚车陪他走。

同样来自麻坡区的年红与马汉，相识于1951年的麻坡中华学校，当时马汉从利丰港迁至麻坡市区居住，并转到中华学校念三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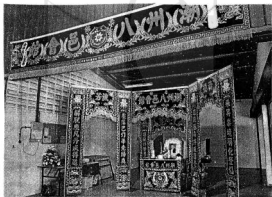
马汉从那时起就展露文学天份，获老师当众称赞，但数学方面就不太行。

两人过后在中化中学

初三毕业后，一同进入日间特训学院华文班，并因志同道合，成了真正的好友，开展了牵系一生的真挚情感。

在他的印象中，极具文学天份的马汉，为人厚道，极重感情，在文学领域上更是极有原则，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他很固执，但其实他的坚持必有其原因。

也就因为对于文学的热爱，他坚持保持其心血《嘉阳小作家》的高格调，结果过后停刊时，他觉得非常失落，让年红也为他叹息。



■马汉孩子将于本月22日晚上8时，在父亲灵堂为他办一场追悼会。



↑ 马汉一生获奖无数，成就让孩子们感到万分骄傲。

21 JUN 2012



.....
 为了让孩子有优良的读物，马汉一生在
 儿童文学界打转，并获大家肯定。

24 JUN 2012

4子女代領

“文藝終身成就獎”

馬漢生前心願



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

20

星洲日報

國內

庄延波（左二）
將“文藝終身成就獎”頒給畢生為馬
平文學默默耕耘的馬
漢，由馬漢的4名子
女接領。右起為孫
唐彰、孫唐庄、孫唐
哲，左一是孫唐彰。

(新山23日讯)本地著名儿童文学家马汉(孙逸蕃)病逝,无法亲领亚洲文艺基金会“文艺终身成就奖”。

不过,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庄延波特从印尼赶至马汉的追思会,将这份迟来的殊荣转交给马汉的4名子女,圆了马汉生前未了的心愿。

马汉在2011年获得亚洲文艺基金会“文艺终身成就奖”,名单虽然已公布,但颁奖礼则安排在8月份于马尼拉举行,无奈马汉敌不过病魔的召唤,等不到亲自领奖的那一天。

追思会接近尾声时,庄延波特将“文艺终身成就奖”颁给毕生为马华文学默默耕耘的马汉,由其4名子女,即孙彦哲、孙彦庄、孙彦彬以及孙彦彤接领。

庄延波受访时表示,亚洲文艺基金会“文艺终身成就奖”是亚洲文坛一项至高荣誉,中国作家冰心、文坛巨匠巴金等都曾是奖项的得奖者。

他说,马汉是他数十年来的好朋友,每年都会与马汉聚会交流,最后见到他是在今年4月。

“对于马汉的逝世,我感到很惋惜,但人生都有很多站——谁先到,谁先下。”

逾200人悼念

馬漢追思會肅穆感人

马汉的追思会周五晚在新山中华公会锦裕亭举行,气氛肃穆感人,逾200名马汉在杏坛与教育界的新知旧雨、华团代表、学生曾前往悼念,追悼马汉过去为写作、教育、家庭的付出,缅怀他人生旅程的点点滴滴,给予最后的敬意。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地不佬区国会议员邓文村,以及马汉生前在文坛、教育及社团的好友陈雪风、林怀龙、陈再藩、陈联顺等,一一在会上悼念马汉生前的点滴与恩情。而追思会的支持人蔡金殿,是马汉生前的文坛好友,也是他在手写遗嘱中,特别点名的主持人。

此外,前交通部长丹斯里陈广才、马华妇女组主席拿督尤绰帛与4名马大中文系毕业的友人,也参加追思会。

“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庄延波特从印尼赶至马汉的追思会,将这份迟来的殊荣转交给马汉的4名子女,圆了马汉生前未了的心愿。”

24 JUN 2012



马汉昔日的文友、学生、华团代表等护送他最后一程，送殡队伍逾150人。

昔日文友學生華團代表 逾150人送最後一程

马

汉遗体在端午节下午举殡火化。昔日的文友、学生、华团代表等送他最后一程，送殡队伍逾150人。

马汉的4名子女，孙彦哲、孙彦庄、孙彦彰以及孙彦彤扶着灵车，送别父亲时一度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令在场者心酸。

当灵车缓缓驶入火化场时，孙彦哲跪拜叩谢所有送殡者。

马汉灵柩经火化后，骨灰将摆放在4年前去世的妻子灵位旁，一生相伴。

24 JUN 2012



陈广才（中）、龙锦福（左一）与4名马大中文系毕业的同学在追思会前抵达马汉的灵堂，慰问马汉家属。右三是马汉之女孙彦庄。

何國忠

敬佩馬漢文學執著

何國忠表示，馬漢的言教對后代有很深的启发。而馬漢對文學的執著與堅持，令他深表敬意。

他表示，自己在大學時期曾到過馬漢的家並與他交流，由此認同馬漢是非常有深度的作家。

“馬漢是文化的繼承者，一生經歷過許多滄桑與壓力。”

他形容馬漢與屈原有幾處相似，都是能令後生晚辈缅怀他們的付出。

陳廣才表示，馬漢將一生都付出給馬華文學，值得欽佩。此趟他特別與馬大中文系畢業的友人前來新山，瞻仰這位前輩的遺容，獻上最後的敬意。

尤錦福表示，馬漢的兒童文學對孩子的成长很重要，也启发了他们对写作的兴趣。

她说，她曾当过讲师，了解馬漢對馬華文學的這份堅持。

24 JUN 2012

馬漢老師追思會



追思會結束前，出席者為馬漢默哀一分鐘。前排右起為孫彥彬、陳顯順、何國忠、邱文村、林國枝、孫彥哲，馬華柔佛聯委會副主席張秀福。

◆2012年6月24日 ◆星期日

中國報
CHINESE HERALD

盼馬漢聽到南院升格

好友

靈堂報喜訊

(新山23日訊) 迟来的獎項! 亞洲華文作家基金會原拟定今年8月頒發的“終身成就獎”，著名兒童文學家馬漢老師(孫達善)却无法亲手接過榮耀!

其众好友更认为馬漢老師無法在有生之年聽見南院升格南方大學學院的喜訊，或將是他畢生遺憾，因此紛紛在冥堂上向他道出喜訊，盼他九泉之下亦听得見。

“馬漢老師追思會”是在昨晚8時，于新山中華總樞亭舉辦，出席者逾200人，其中包括多位政壇閥人、寫作人、教育界友人及學生出席，出席者另包括馬華振林山区會主席張秀福及新山中華公會會長林慶欽。

追思會上率先播放馬漢生前最後1次在南方大學學院講課的片段，再配上多張照片，而現場更挂有“馬華文苑悼精英，亲友戚患戚：哀舊杏壇思俊杰，生徒尽哀傷”的橫幅。

眾人灑淚

之后馬漢生前一千好友、文友，輪番上台追思悼念。

現場氣氛莊穆，平靜中帶著淡淡傷感，眾人輪番上台叙述与馬漢的相识过程、对他的缅怀，让不少人哭红双眼，泪洒现场。

而灵堂上亦义卖馬漢老師历年著作、遗书所得及捐款，将悉数捐给南方大學學院教育基金。

24 JUN 2012

國內新聞 A15

马汉于1939年在利丰港出生，生前育有3名儿子和1名女儿。

他初中毕业后，进入师训学院，毕业后手执教鞭数十年，直至1990年提早退下杏坛，于1998年成立松柏教育中心，并兼任补习中心华文作文班导师。

他一生荣膺无数，曾多次荣获文学奖，先于2008年荣获第10届《马华文学奖》，再于2010年荣获第8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其作品不计其数，多有发行至中国、香港、台湾等地。

曾、孙廖庄庄及孙廖彬、孙廖中，接过父辈无法亲自接领的「终身成就奖」。左起为孙廖彬、孙廖中、接过父辈无法亲自接领的「终身成就奖」。

马汉儿女从庄延波（左2）手

24 JUN 2012



师生平著作。
何国忠（左起）及邓文村翻阅马汉老

24 JUN 2012

送大馬文學家最後一程 逾100人哭別馬漢

（新山23日讯）逾100人今日顶著烈日，哀送著名儿童文学家马汉老师（孙彦哲）最后一程。其长子孙彦哲也跪地向送别者三叩头致谢礼。

马汉老师今年1时，在新山中华公会馆落葬并火化。他生前文坛好友、亲朋好友、政坛网人均百人都赶来送别。

出席者分批向马汉老师灵堂鞠躬，在稍后瞻仰遗容期间，多人哭红双眼，气氛哀伤。

当众人目送灵柩抬上灵车欲送往火化场时，众人不禁落泪。

马汉老师的4名儿女，即孙彦哲（长子）、孙彦庄

（长女）、孙彦彬（次子）及孙彦彤（幼子）在扶随灵车到火化场时，皆难掩悲伤之情，眼眶泛红，几度落泪。

出席者包括南方大学学院署理董事长李督陈联顺、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庄延诚、资深报人兼作家陈雪风、被雅称与马汉为“新山文坛三剑客”的著名作家马仑（邱名昆）、著名本地作家高秀（戴文光）、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林奕欣、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代表刘作家及顾问陈威群、士都兰区州议员莫泽浩等人。



何国忠认为，马汉虽离去，但他精神、灵魂却与众人长存。

一生好友數不盡

馬漢瀟酒走一
日，一生好友數
不盡！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说，他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更白言赶上追思会，心中才感踏实、满足，因见证灵魂、精神的传承。

“我曾与马汉老师交流，我认为他坚持文学、文化，更能言教、身教，彻底将文化贯穿在人生中，令人敬佩。”

地不佬区国会议员邓文村则说，他与马汉相识逾40年，马汉为人乐观，从未怨天尤人，经常脸带笑容。

“他这一生，可谓潇洒走完，想来他自身是满足的。”

交通部前部长兼马华前署理总会长丹斯里陈广才说，马汉老师是马华文苑的巨人，提拔、培育许多文坛后晋，因此他特从吉隆坡赶下，瞻仰恒慈容，献上心意。

“我敬佩他的精神，对于爱好马华文苑的人来说，马汉是众人的老师。”

马华妇女组主席拿督尤绰随则说，马汉老师著作，对儿童、学生、老师存在很大帮助，让人受益不浅，可谓一生贡献良多。

24 JUN 2012



孙彦彤（左起）、孙彦智及孙彦彬在父亲灵位前跪下。

是作家更是教育家

◆南方大学学院院长祝家华



我初中三时曾经投稿，马汉老师当年是《好少年》周刊主编，他不但为我们审改文章，还很有耐心、爱心的和我联络、指点，让我受益良多。

他的逝去，是马华文苑及教育界的损失，他不只是作家，更是教育家。

精神永與我們長存

◆南方大学学院署理董事长

李督陈联顺

马汉老师一生精彩，可称完美，对华教贡献良多，可惜他无法亲自见证南方大学学院升格，我要大声宣布这项喜讯，让他在九泉下也得知这项消息。



他虽然离去，但精神永远与我们长存。

激勵我在香港出書

◆著名本地作家高秀（戴文光）



马汉给我很多启发和激励，推动我勇敢在香港出版书籍。

他是一个很热情、真诚的人，也很好客，喜欢招徕来自各地如东马、新加坡、外国等地的文人；他的办事处好像“文人文谊站”，促进各地文人彼此交流。

他是千里馬真漢子

◆著名作家马仑（即名昆）

我、马汉及高寿，获誉称“新山文坛三剑客”，但马汉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人物。如果说我是骆驼，马汉就是千里马，而且是真汉子。

现在失去他这位挚友，我感触良多，心中十分悲伤，仿佛失魂落魄一般。



好友每年碰幾次面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庄延波



我和马汉是几十年老交情的好友，每年都要碰面几次。这次我特地从印尼过来，在他的追思会上，颁赠“终身成就奖”，肯定他这一生

在文学上的付出。

我对他的逝去感到痛惜，但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有很多个站，谁先到谁先下站。

真心對友令人感動

◆著名文化人陈再藩

马汉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潮州人，谦虚、亲切、勤劳、待人真诚。他用心良苦，用心对待朋友，屡屡让朋友感动。

他低调了一生，该有个高调的追思会；追思会上播放的短片，十分贴切，让出席者知道他一生对文学、文化、生命的贡献。



杏壇文苑皆留記憶

◆著名作家林华（林怀龙）

半夜手机来讯息，
老师马汉终安息，
杏坛文苑留记忆，
欣此刻，有缘参与追思式。

仰慕贤才敦盛德，
一生文教弘天职，
责任已完称尽力，
情默默，哲人从此登天国。



这是我为马汉作的《渔家傲》，我为他的逝世感哀伤，却为他的成就感高兴。

可稱為桃李滿天下

◆資深報人兼作家陳雪風



老朋友进去，我深感难过；但看完追思片段后，又为他感到欣慰。他这一生对文艺文化的付出有目共睹，他桃李满天下，写作生涯更屡登高峰。

但我曾听他说过，他还有很多构思未完成。

要為馬漢走完人生

◆马汉好友兼指定追思会主持人
蔡金殿

马汉一生，在文学道路上永远坚持，让人敬佩。

他曾说“你们要为我继续走下去，我会为你们加油打气”，因此我们要记住他的音容，不要沉溺悲伤，要为他坚强的走完人生。





■尤焯福：马汉老师的著作对师生都有帮助。



■陈广才：马汉老师可谓马华文苑的“巨人”。



百名亲友送马汉

(新山 23 日讯) 著名马华儿童文学作家马汉今年华诞，逾百名亲朋好友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马汉生前好客，为人乐观、亲切和蔼，备受尊重；他生前更为自己安排及交代好身后事，行潮人殡葬礼仪，简单隆重，没有诵经念佛，讲求庄严宁静。

当来宾进行告别式后，灵柩被抬上灵车，子孙们跟在灵车后扶灵，泣不成声；途中，长子孙盛哲跪地叩谢所有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

除了生前的文坛好友，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林奕钦及理事、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代表、士都浪区州议员莫泽治等都有出席。



■林奕钦（前排左起）、陈威群及刘作豪与众人在马汉老师面前鞠躬示意。

已故马华儿童文学作家 马汉获颁终身成就奖

(新山 23 日讯) 一份迟来的赞颂！已故著名马华儿童文学作家马汉获颁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纪念牌昨晚由马汉子女在追思会上代领。

奖项原定 8 月颁发，可惜马汉在本月逝世，无法亲手领奖牌。

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于 1988 年创立，自 1992 年起颁奖予在亚洲华文文坛上贡献良多的作家。得奖者包括余光中、司马中原、冰心、巴金、曹禺、季羡林、施蛰存；我国作家北方也曾获此殊荣，马汉是第二名获此殊荣的马华文学作家。

去年宣布颁奖

奖项于去年年底公布，与马汉同时获奖的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姚宗颐、前大陆文化部长王蒙、台湾作家罗兰及诗人蓉子。

身为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也是马汉好友的庄延波说，奖项是在去年宣布颁发予马汉，而颁奖仪式定在今年 8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



马汉是第二名获殊荣的马华文学作家。

行，怎知马汉突然病逝，无法出席领奖，因此，他特地从印尼带着奖牌飞过来，在追思会上颁给马汉的子女，同时也会见好友一面。

他说，他最后一次见到马汉是在 4 个月前，对好友的离去感到痛惜。

马汉追思会昨晚举行，逾 200 名好友及华团领袖出席及吊唁，包括副高教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地不老区国会议员邓文村、前交通部长丹斯里陈广才、马华妇女组全国主席拿督尤坤福及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林奕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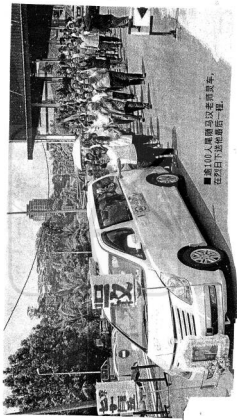
马华儿童文学作家马汉举殡，长子孙彦哲跪地叩谢所有送行者。

24 JUN 2012



庄延波（左二）将纪念牌颁给马汉的四名子女。左起为孙彦彤、孙彦哲、孙彦庄及孙彦彬。

24 JUN 2012



■ 逾100人離開馬漢老酒樓，
在烈日下送他最后一程。

2012年6月22日●星期五

南洋商报

深切哀悼

本会前副秘书长

著名作家

孙速蕃(马汉)老先生千古

永
垂



景
仰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会长叶啸率全体理事、会员

暨

南马/东马/檳吉坡

彭亨/吉兰丹/登嘉楼 (作协东联)

联委会全体理事

同敬輓

(21620011)

22 JUN 2012

南洋商報 2012年6月21日 ● 星期四

深切哀悼

《南洋學生》編務顧問兼撰稿人

孫速蕃(馬漢)老先生千古

福
壽



全
歸

南洋商報 敬輓

200079

21 JUN 2012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雅波教挽

于壬辰年



后记

● 雅波

马汉兄生前编写过超逾百本著作，但《向马汉致敬》这部作品，是他无法完成的，则由在下代劳。不为什么，只因他是我们马华文坛的“斗士”，斗至最后一分钟，仍挂念着写作。

在我心目中，马汉兄应属于“国宝级”作家，但所谓“国宝”，在我们这儿，只是个“透明体”，华而不实，为何如此，还是留给华社众人去深思罢。

何国忠先生说，马汉与屈原有几处相似，都是能让后生晚辈缅怀他们的付出。我曾以两行诗来描述屈原，即是：“投水的一刹那，即成千古悲剧典型的绝响”，马汉兄活于现代，较幸运，他没有投水，而是无奈病逝。

在编汇此书时，感慨难免，马汉兄早年的写作与环境皆不佳，吃的是草，吐的是奶，同时心怀慈悲，像菩萨般，将奶全送给别人，只要有人出版他的著作，就“孩童”般的高兴，其他一切辛苦不计，且又为下一本书埋头苦写。

几时我们文坛又会再出现另一位马汉呢？他必须拥有纯真的“童心”才行啊。

（稿于15.04.2013，雨城）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 雅波

1. 我的文学路
 2. 2002年300字极限篇
 3. 浅谈马华文学
 4. 2003年300字极限篇
 5. 马华作家的悲欣岁月
 6. 2004年300字极限篇
 7. 名编系列与其他
 8. 2005 - 2011年300字极限篇
 9. 马华文学90年与其他
 10. 向马汉致敬
- (以上10册全已编制完成)

以上作品或其他马华文学的电子书，可在
下列两个网站下载：

1. 作协网站：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2.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www.mcdl.com

向马汉致敬

雅波整理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3 年 05 月 18 日